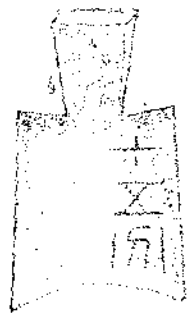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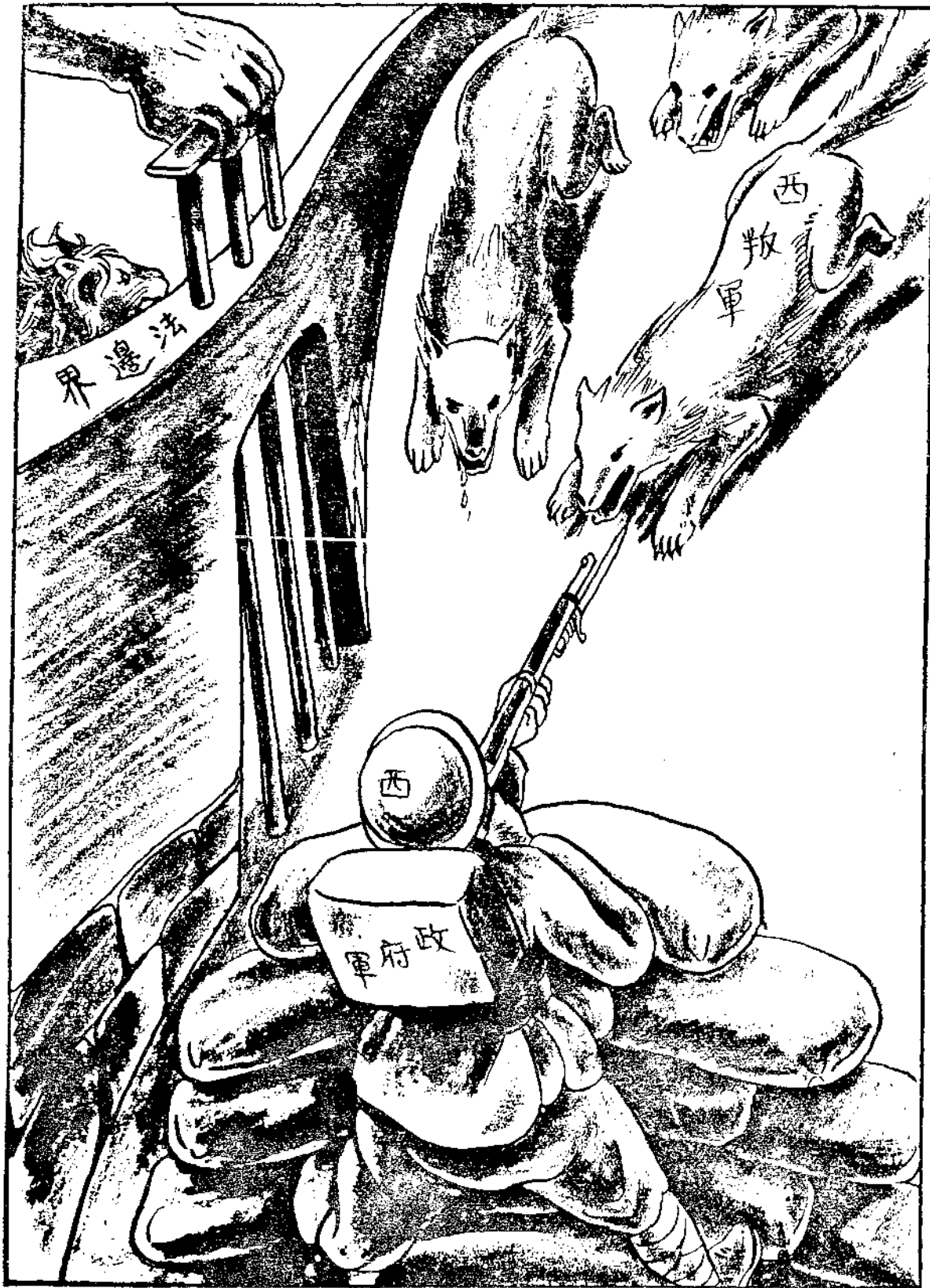
文藝半月刊
第十六期



文粹出版社印行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
文藝半月刊
第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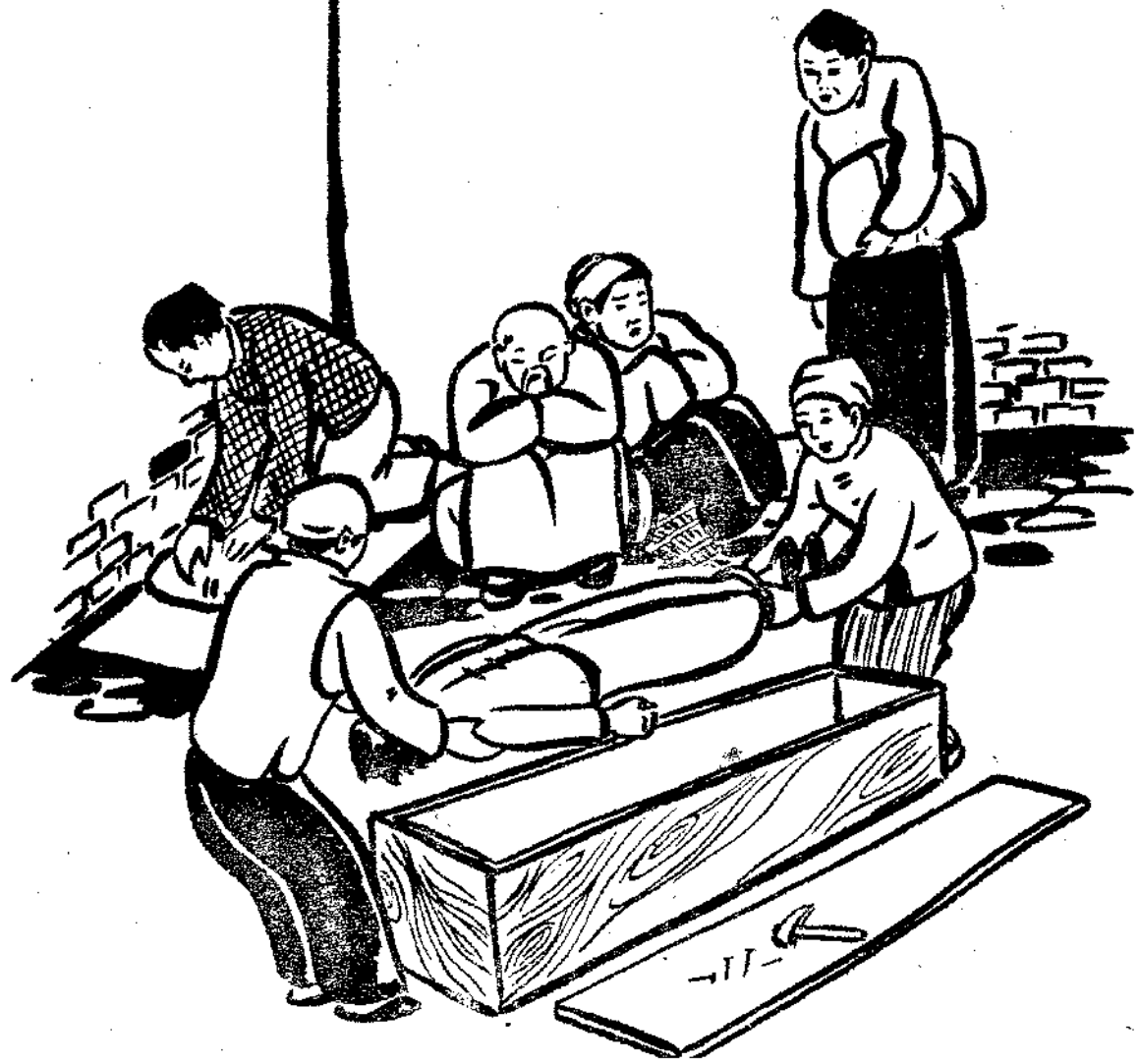




此門一開狼羣休矣！

蕭劍青

拾了一个
来了二个
刻青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六期

目次

封面古畫：「明張芳洲飛瀑」……………秋水軒主人	跳出黑手……………齊車……………二三—二五
裏封漫畫……………蕭劍青	眷西樓近藁……………曦……………二六
漫畫：抬了一個來了一個……………劍青……………一	阿九哥副傳……………(續完)……………大赤……………二七—二九
訪曲記……………吳曉鈴……………三一—四	神經流……………野吟……………三〇
財產與生命……………大赤……………五一—九	棄子……………東方待白……………三一—三三
尺蠖吟……………吳丁諦……………六一—八	新海上集……………朱劍芒……………三二—三三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一〇—一八	琴……………徐振鐸……………三四—三五
寄塵詩鈔……………葉寄塵……………一八	爸爸和兩間屋子……………真真……………三五—三六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丁……………一九—二七	哀王壯飛……………翔高……………三七—三八
嚶鳴小記……………記倪貽德……………趙景深……………二〇	繞湖半周記……………昭……………三八—三九
別再回首北望……………晚黃……………二一	編者的話……………編者……………四〇
雨天……………無衣……………二二—二三	中學生園地……………九篇



訪曲記

吳曉鈴



四日的下午，盛京輪船開進了黃浦江。

我對於大上海所嚮往的，不是有着神祕之街之稱的霞飛路，不是喧鬧熱鬧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貨公司，不是紙醉金迷的百樂門舞廳，也不是擁有最多嬌豔而正當妙齡的女侍如同穿花蝴蝶似的往來於茶客雜沓的座位間兜售各種精緻玲瓏的食品小吃的大東茶室，而是在一個不爲人們所注意的寂靜的角落，那叫廟弄，鄭振鐸先生藏有最富最珍貴的戲曲小說的書室。

在四年前我從他學習文學批評，那時自己對於戲曲研究的興趣遠遠不及現在的濃厚，所以他那類似敦煌寶藏的書籍連一本都沒得翻閱過，記得只借過一部景印本的金瓶梅詞話和一部英文本的詩律手冊。一九三五年抄，他「舉室南遷，藏書亦細載而南」，我呢，也負笈跑到沙灘的馬神廟裏去掛單，「別時容易見時難」，於是便去掉了會面的機緣，一直到現在。這三年間，我個人的環境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家庭方面，親愛的父親於廿五年以肺病逝去，那時我還沒有畢業，完全是孩子的氣質，卻要擔負起全家生活的責任來，生活是一條柔軟的鋼鞭，造化拿它來驅策你在

那泥濘的坎坷的道路上跋涉。在個人方面，由嗅不慣實驗室裏的阿摩尼亞氣味才放棄了學醫的企圖改學國文。起初我頗想弄訓詁，着重存在字義衍變的錯綜關係之研究；又想弄文法，覺得中國語言文字既然有其與別個語言系統不同而且特殊的地方，於是對於當世文法學者的襲用英語文法的那套把戲表示懷疑。在這兩個目標之下，自己暗中摸索着前進，不久，便碰壁了，緣故是根據不夠，帶着創痛，不得不轉向戲曲的研究，因了沒有對於文學的欣賞和創作的力量之素養，於是又不得不走這條冷僻而乏伴侶的致證的荒徑。在這有着孤獨而缺少同路人感覺的當兒，鄭因先生給我的鼓勵和提掖是值得感激的，因為都是姓「鄭」，使我在靜夜讀曲或是寒窗翫管的時候，這兩位師長的影子便常蕩漾在我的思維之中。從和因百先生的朝夕問教，就聯想到西諦先生的沉着的聲調，沉重的步伐。近二三年來也曾擲節衣食訪求曲籍，並且稍有收穫，每當倚枕展卷的時候也不免有着沾沾自喜的心情，但一想到西諦先生的曲庫，便不由得發生「望洋興嘆」的感覺。在雜誌上見到他購得孟稱舜輯刻的柳枝辭江二集的全帙和高濂撰

著的合併賦歸陳情二曲爲一的節孝記傳奇的時候，一面替他歡喜，一而自恨自己連借觀繙閱的機緣都得不到。其實，在對於戲曲有着特殊興趣的人們之中，我自認是最幸運的一個：我是個後學，雖然沒有同伴一起走路，可是引路的嚮導卻極多，這，不只是不寂寞，而且在流連風景的時光還能得到許多珍貴的指示。我也曾遍讀號稱世界最富的曲庫——北平圖書館——中的皮藏，又繙閱過故馬隅卿先生一手經營的孔德圖書館的善本戲曲的一部分。馬隅卿先生和我最有緣，這是緣，直到他死我都沒有和他見過面，但是當他的藏書捐售給北大之後，我是第一個得蒙特許在書庫中閱讀的人，差不多有一年的樣子，把時光完全消磨在那湫隘的書庫裏，「坐擁書城」，精神興奮極了，正如西諦先生所說「像有獲得一國一城的忻愉」一樣。畢業後承諸位先生的美意留系助

辦，工作是整理隅卿先生的遺產，爲了對於這位辛勤孤苦而不幸的前輩的在天之靈的慰安起見，我很惶悚，可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寵命，雖然現在我又不得不放下它——這是緣。適之先生藏曲不算很多，都是些尋常的易得之本——只有一部清初梨園鈔本全寶貫串的救母記較爲少見，但是去年的整個春假我都消耗在他書室中排列着的大小小的木樹側。住在望綠陰齋的鄭因百先生是現在北平購買曲籍最肯花錢的一位了，當他遇到一部佳作的時候必要首先告訴我，前年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全軼發現了，從議價到集股到景印行世幾乎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我很有幸

地從他那裏最先看到這部古氣盎然的祕笈；他的藏書，我可以說是沒有一部不曾看過。暑假後，在燕京大學住了三個月，把那裏所藏的曲學書籍——只有一部明文秀堂刊本北西廂記最稱名貴——寫成一個草目，又把幾種稀見的作了提要。此外，清華大學圖書館戲曲音樂研究所圖書館和國劇學會圖書館的藏曲也都曾略加瀏覽；可是卻總以爲西諦先生的寶藏未得一入是一件極大的憾事。此次在廟弄接連訪問了五次，昔年大願，可說是如願以償了。訪曲的結果將來我想撰作曲目表問世，以後再向讀者諸君叨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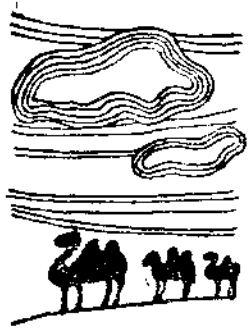
紙 稿 標 準

國內各著名報章雜誌，以外間來稿，紙張既不整齊。字數亦不一律，編排，計酬，均感困難。特由鄭振鐸先生提議，請錢君甸先生製繪標準稿紙四種，以國產道林紙及毛邊紙用橡皮平版精印，墨筆鋼筆，均能書寫。格式優美，價目低廉。不僅可以寫稿，抑且能作信箋及文簿之用。

已採用雜誌：

譯報週刊	華美週刊	雜 誌	文 獻	戲 學
上海婦女	公論叢書	現 世	自 報	劇 誌
自 修	文藝新潮	文 藝	戲 劇	雜 子
紅 茶	文藝陣地	好 朋 友	好 孩 子	
A種〔道林紙五百字一頁〕	每封實價	五 角		
B種〔道林紙五百字一頁〕	每封實價	三 角 五 分		
C種〔毛邊紙五百字一頁〕	每封實價	四 角 五 分		
D種〔毛邊紙五百字一頁〕	每封實價	三 角		

上海海寧路萬葉書店咸寧里十一號
電話 四二七九三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經售



財產與生命

大·赤·



我因為妻的病，從杭州回到故鄉，兩個半月沒有到過茶樓。我的岳母帶了小姨慧君，為懼怕飛機投彈，從盛澤逃往嚴墓，更從嚴墓逃到蠡鎮。剛巧妻在病榻呻吟，一見老母弱妹狼狽而至，真是悲喜交集；我呢，有了岳母與小姨來幫助看護病人，也覺得輕了不少負擔，在靠牀小小的條桌上，找到紙筆，想料理清一個多月沒有答復人家的許多信件。

這是舊中秋節的後一天的午夜，看護病人的許多人，熬不過沉沉長夜，西風雖起而鄉間的利隊長腳蚊，仍十分猖獗，所以一個個都躲了，睡了，暫時到得安息而各尋她們的夢境去了。

奄奄一息，似睡非睡的妻，側首枕上，兩頰瘦削得怕人，眼睛合上，似乎有些

呼聲，但有時仍吐出輕輕的歎聲。我在牀前寫信，寫不到一兩句，總回頭望望妻的臉，「今晚比昨晚又安靜些，究竟昂貴的藥物，有些力量！」正在這樣想，妻卻微微的張眼，有氣無力地向我說：

「不早了，睡一回吧！你把身子累壞，怎麼好……」

「不妨！我在寫信，你好好地睡覺！」我連忙用這些話安慰她，勸告她。

妻忽接着說：「聽吧！飛機聲，……警鐘打了，快熄火！」

人家總是說，病人最好耳聾，聽覺較平常靈敏，倒不是好現象。這真使我有志志了，我還沒有聽見，怎麼她會聽到飛機聲和燈火管制的警鐘聲呢？

「蓬！……蓬！……」

連續兩個巨聲，非但前後樓窗震動得格格地響，妻的眠床，也似乎在搖撼，假使不是非常時期，天天在防着飛機投彈，一定要疑心到發生了地震。

就在這片時間，什麼人都從夢中驚醒，老母，岳母，小姨，和我的弟婦，姪女，以及女傭們，都奔出各房間，奔下扶櫺，向廳堂中間早就預備的併合兩張方桌上，面滿堆絲棉厚被的臨時避難室直鑽進去。

「衛，聖，快來挾持你娘！」我把大女兒大兒子喚起，叫他們坐在妻的枕邊。自己執了電筒，也奔下樓來，「不用怕！很遠，決不妨事，」在這樣高喊。照到桌底下，一羣人都在索索的抖。

再回到樓上，卻聽得衛聖在顫聲叫喚：「媽！我們都在，爸……爸也來了……」



尺蠖吟

吳丁詩

去歲孟夏，省府羅祕監佩秋，邀宴焦山華嚴閣，騷人攸集，極四難三美之意。去今一年，人事滄桑，疇昔座上客，都已蓬轉殊方。客中每懷舊遊，感賦五十六字，東蜀中徐仲年，長沙易君左，漢口王平陵諸兄。

見逐桃花浪起時，老饕哺啜憶江鱒。光生鱗澤貪新罟，名著官廚說妙炊。省府曹廚，蕭客以易牙著。無雙文酒會，陳公第一膾羹奇。果夫主席創天下第一菜，寓意佳而色味兼美。年來舊味春痕似，笑向長安偶得之。(二七年四月)

過省立鎮江師範劫後校址泫然感作

劫餘寥落北山樓，白屋黃昏向晚邱。破碎千房猶壁立，高低一片祇磚浮。人留信宿空桑恨，近年余任園鍊荒蹊山鬼幽。銷盡南濤疊語事，不堪指點盛衰愁。

禾生招往東亞酒樓晚點賦此爲贈

不廢吟哦萬卷撐，回頭無計一枯枰。少年場裏人羞醉，百尺樓頭氣未平。行樂等閒明日事，時爲九一八七週年前夕離家依舊去年情。愁腸莫許秋風冷，暫向廚中乞步兵。

憶西湖用漁洋山人憶明湖韻

這時我的一顆心，幾乎突出了心房。趕到妻的牀前，看她直瞪着眼，半晌，纔對我說：「你放心！我病到這樣，還怕什麼？」

「果然，不用怕，據我揣測，這炸彈至少在十幾里以外，怕什麼！」我只有故作鎮靜，緩緩地回答。

機聲隆隆，又自遠至近，更自近至遠，接着「噹！……噹！……噹！……」是解除警報的鐘聲，全家老少，纔回復了常態。

可是再不能安睡，除勸病人靜養外，圍坐室中，默無聲息。我卻仍向窗前景上完成其中間摺筆未曾寫全的信件。

「昨天晚上的炸彈，係投在盛澤附近的謝天港，毀壞不少房屋，炸傷若干居民。」在次日清晨，這個消息已傳遍了全鎮。

在一個多月中天天延請從未間斷的老醫生到了，我陪他進房，向病人診脈畢，坐下寫方，一頭和我說：「病勢本已輕了一半，昨晚這驚嚇不小，我早就料到，果然，今天又虛弱不堪，起碼要多費十多天的調治。」

一年花事逐春明，湖上烟飛變火輕。柳外眉峯蘇白岸，江干燈火武林城。多情曲榭迷新漲，半樹斜陽聽晚笙。回首越羅何處是；傳烽愁絕泛舟行！

夢裏雄頭鴨綠明，吳綿婉軟越羅輕。爭憐桑下人三宿，小駐湖壩水半城。此別山靈驚覆劫，誰從野哭覓歌笙！依稀我亦東京感，愁絕華胥曉馬行！

道出宗留守墓有感調馬

一別孤城去不還，青燐埋沒在人間。提封假失黃河渡，戍火長侵京峴山。胡馬嘶風驚墓草，豐城餘氣泣江關。青衣依舊兒孫事，立馬誰當百二艱！

憶昔

憶昔高郵湖上行，江南江北一身輕。夾堤綠樹飛車過，捲地黃沙撲面迎。逆旅孤燈溫熟夢，酒家高座結新盟。豪情頓減知何事，潦倒湖壩愧薄名。

江北雜詩

一碧汀洲杜若干，銷魂南浦憶無端；多情惟有昭陽水，直送離心十八盤。
四野牛羊下晚村，密林迴抱夕陽痕。河南橋下宜陵市，逕覓疎燈孔大門。
向晚村村急不留，樊川南次下丁溝。家家木板雙扉掩，猶有蒼蒲燼未休。
水郭潮多不見山，欲憐山色更南還；江南未到山先見，一帶烟嵐雨樹間。
南徐一脈最凋顏，遠望和烟涕淚艱。梅雨瀟瀟歸未得，公東圩上對關山。
陌上新秧池上萍，一阡分作兩般青；描來顏色深和淺，打扮衣裳關晚晴。
五月陰晴雨細粗，江村篔簹竹半千圖。淋漓柳陌行人少，偶有人行倩杖扶。

「這怎麼辦呢？」我向醫生作一無主見的詰問。

「這有什麼法想！不要說臥在牀上的病人，便是我和你，飛機降臨，逃到那裏去？我聽說，鋼骨水門汀都可炸毀，就築了地下室，未必一定安全。可勸你尊夫人，一切都不用怕，聽到飛機聲，炸彈聲，只認作天空打雷；即使炸彈投到眼前，不在劫數以內，總是毫無損傷的。我往年曾讀過新聞報上的大著修書遇炸記，你老兄不是距離炸彈的爆發很近很近，結果沒有損壞你一支寒毛，而距離較遠的一位，反而把腿部炸傷嗎？」這位老醫生如此的高聲大談，我怕內房的病人厭煩，只答應他幾聲「是極，是極！」那知這位老醫生還是滔滔不斷地談下去：

「今天早上，我到茶樓上聽消息，一班人正在商量着逃難。有的想逃安徽，有的想逃杭州，大多數總是說：『逃出蘇嘉鐵路，就不妨事。』最可笑的，是一般守錢奴！半個月前，不是祁縣長特到鎮上來

暗柳斜陽板屋昏，蚊雷時節北洲村。日長農事相完早，纔了寒槍便閉門。

書憤

瑣尾寒蟄泣，南都急暮秋。入樊人折柳，向曉孰揮戈？魚化桃林塞，沙沉道濟籌。不堪流東楚，巢上看棲鳩！
孤兵長相抵，豺狼迄未除。中宵拚復楚，勾踐誓吞吳。活國終三戶，當關仗一夫。海蛟休跋扈，脫手飲飛誅！

海上

龍甲層層市，蘭膏處處樓。香凝珠外冷，蜃幻海中浮。十里銀絲障，千家玉撥謳。大堤兒女曲，憐作六朝秋！

勸募救國公債？只有余老三認了一萬，夏老三認了七千，其餘二三十位著名有錢的，吞吞吐吐，你推我讓，有的寫一百，有的寫五十，甚至寫十元五元都有。莫怪蘇縣長大動其氣，說他們太無愛國心。昨晚一聽到炸彈，今天都想逃走，我看他們至多逃不上一百里路。你想：他們果然逃走，那裏去得下家鄉的財產！財產和生命，這樣重視，還有什麼愛國觀念！……」

這時，他家老媽子來說，家裏到了不

少逃難客人，纔把這位老醫生的話打斷，匆匆而去。

從這天起，空中的飛機，不斷地往來，三架，六架，九架，以至十餘架，蘇嘉線上的投彈轟炸聲，時有所聞；市河中逃難船，更是首尾相接。小船不用說，船頭上裝滿棕綑，長槳，便桶，竹椅，鐵鍋，泥爐，擠得沒一點縫，一望而知是逃難船。可是也有不少的大船，箱籠什物，連船艙上都堆得很高，幾乎塞不進橋洞。有些

人家，竟搬運得不勝一支硬柴，可惜柱腳上裝不上轉動的巨輪，否則全鎮新舊房屋，不免要同登鶴首，而與這引掘不動的土脫離了關係。

消息傳來，矮子兵已在金山灣登陸，連續傳到的是：青浦失陷，珠家角失陷，蘆墟已在開火。有錢的逃，無錢的也逃，叫不着船，背了被包，攜着小孩，也是望西而逃，想逃過平望鎮，逃出蘇嘉鐵路；震澤，南柵，菱湖，烏鎮，都成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桃源樂土。

最殷實的余老三，比任何人逃在先，安慶，南昌，長沙，漢口，重慶，究竟逃往那裏，得不到確信。他的弟弟老四，已病了數年，靠着人參雅片，延續生命，實在逃不動；而且，他有新蓋的高大房屋，掘有地窖，硬幣，金條，珠玉，鑽石，還有地田房契，銀行存摺，貸款筆據等，搬運出門，決不放心；託人家攜帶，更不放心；藏在地窖中，只有自己牢牢守着，纔能放心。因此，他便沒有病，也不願逃，

「財產與生命」，似乎他的眼光中，前者較後者尤其看得重。

在飛機經過蠡鎮上空，機關槍擗擗拍拍不絕如連珠的一天，全鎮居民已遷避一空，擁有財產的余老四沒有走，更有家無儋石的陸老二也沒有走。

陸老二對家人說：「逃出去很危險！鎮上人已逃光，矮子兵到來，決不會放火，決不會殺人。我們躲在破牆門後，洋人講究衛生，這個破屋子請他也不會進來；大可以放心！」

約摸在下午十時左右，黑暗的全鎮，祇剩數十條饑瘠的黃狗，在街頭瘋狂似的亂吠，電燈公司早就停止，沒有逃避的幾家，深居簡出，晚上都點一盞熒熒如豆的煤油燈，本已用不着燈火管制；掌管鐘樓的幾個壯丁，警察，三天以前已走得一個不剩。最不料在這個時候，鐘樓上忽又噹噹，噹……一片亂響，「這可奇怪了！」凡聽到鐘聲的人，總是這般想。接着又是一陣擗擗拍拍，較之日間飛機中施放機關

槍更響，這可嚇壞了尚留在蠡鎮上面沒有逃出的一般人，尤其是陸老二和余老四。

陸老二僅叫出半聲「殺到……」早已跌倒在地，一命嗚呼。余老四本來虛弱，老守在地窖邊抽煙，一聽見這個警報，也是兩眼直瞪，當場暈厥。

老醫生前次診脈開方後在外房所發的一段議論，較之什麼藥都靈驗，原來他在高談闊論，我的妻病在牀上卻聽得非常清晰。真是徵天之幸，我的妻自從聽了老醫生的宏論，忽然大澈大悟，什麼飛機聲，炸彈聲，和機關槍掃射聲，她都置若罔聞，她已根本了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兩句格言，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在這最混亂不堪的一個時期中，她卻漸漸地進些飲食，漸漸地回復精神，所以，在這個恐怖

的深夜，我和妻還是泰然；反而覺得家人们的驚惶失措，着實可嘆。鐘樓上的鐘聲，還在亂打，在西南角的天空，已發現火光，這更使家人們慌亂了。我卻對着衆人說：「放心，這是失火

。假使敵兵已到，在殺人放火，試問還有那一個大膽的去打什麼警鐘？」一言道破，大家的疑團頓釋；更見火光漸熄，總回復了安靜的狀態。

天剛亮，親到街市上刺探消息，魯姓的司關阿九，和賣山芋老七，先向我作下列一段報告：

「昨晚龍游橋劉姓大火，有人說是漢奸放火。賣錫餛阿三首先看見，真虧他「急中有智」，趕到鐘樓上打鐘，這驚動了遠近許多人，設法施救，九開間的門埭燒光，沒有燒到宅裏去。順豐煙店中偏進了不少百響——即爆竹，因之擗擗拍拍好像放了一陣機關槍。陸老二當場嚇煞，聽見說余家四先生也嚇死過去，今天只剩得一口氣，……」

我聽這段話沒有聽畢，不禁長歎一聲，「咳！財產和生命這樣重視！老醫生的話，真正不錯啊！」

(完)



又是一條血痕(續)

胡一德



五月二十日
人生最悲苦的，是一切希望都歸滅絕，最痛快的，也是一切希望都沒有了以後。

我是青年，我是一個強毅而始終要和惡劣的環境奮鬥的青年，所以從前病裏敢動萬分危險的外科手術，犧牲七條肋骨，以與病魔作生死戰，終於得到最後的光榮。現在生命得以繼續下去了，正應該重振旗鼓，向前邁進，不要辜負了「人的價值」，「人的意義」。人家對我的希望，已與病裏不同。我也自知雖然形體有虧了，但我的精神，當然還有衝鋒奮鬥的機會，前途希望無窮，為何消極悲觀至此？

這樣一想，精神還覺興奮；但仔細想想，則實在感到希望滅絕的悲苦呵！

我是倔強的青年，不幸四周的惡魔，壓迫我得快要成一隻迷途的羔羊了！我不是不會再強說硬話，強裝樂觀，但仔細想想，以後我們賦性倔強的青年，在這種處境裏，要倔強，要奮鬥，到底還可能不可能？要爭取自由光明，到底還有沒有呢？

我們是流浪者，我們都是侵略者的砲火所賜給我們的難民。我們空有無限的熱烈希望，可憐筆桿與鎗桿齊倒，困居孤島，無異楚囚。我們以後還想吶喊麼？從今後，要可憐到不能笑，不能哭，不能說，不許動了！說說看受魔鬼的恐嚇，動動看受魔鬼的暗殺！最苦的，別人可以「隨機應變」，「識時務」，「察動靜」，我獨不能就此不言不笑不動！我的老脾氣同愛情一樣不能滅絕，不肯改弦易轍，自知以後更不能避免苦難。

我失去了她，一切的希望都沒有；她單肯給一個影使我存在目中，更覺煩惱。我要她的影永遠不要離開我，可是已不可能了；我要她的影使我永遠忘掉，不要再記起，可是又沒有氣力叱退她。一新啊！我為你而煩惱到這樣。你有手段使我痛苦，你有勇氣使我絕望，可是你的魔力實在太大了，這一星期來你如磁石般吸得我更緊了，我雖然沒有和你握手親吻的幸福了，可是你兩片鮮嫩紅潤的唇皮，沒有一刻不緊貼在我的嘴上，我常常於苦辛中還味到甜香。

我自信有強毅的個性，是一個乾淨的青年，我的恨和愛，比

任何人熱烈，老實。我從未對人低首下心，爲什麼一顆心投進了她的懷裏以後，她對我這樣的態度，我無力昂首離開她？我竟懦弱到這樣！我自認是弱的，不過我的懦弱，只是爲了熱烈地愛她，老實地對她，愛的鮮花正要含苞吐放，只沒有雨露來栽培，可憐哪！以後只有任牠飄零了！

我也想到，國難至此，一介書生，還想談戀愛嗎？希望愛的鮮花欣欣向榮，可是向誰爭妍？愛國嗎？愛國者不能奮飛孤島，惟有任憑愛的鮮花枯槁。愛身嗎？愛身者不能奮鬪，惟有牛馬安排供鞭笞！愛名嗎！名安寄托？想流芳千古的功名事業嗎？困居孤島，何事可幹？愛我的愛人——一新——嗎？我以真心愛她，她竟忍心使我苦到這樣。她即使也肯諒解我對她愛情的純潔而得到圓滿的結局，但惡魔的陰影抓住了我們，未來的痛苦，比現在的失戀之苦，恐怕還要加上幾倍哩。哼！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環境裏，本來談不到什麼愛，溫暖，安慰了，這一切人生應享的快樂，都被侵略者的砲火打得粉碎了。現在的中國，一片焦土了，暴風疾雨，雞鳴啾啾，困居孤島，愧爲國民，還想做溫香的愛情迷夢嗎？唉！愛情，人類的愛情，已被侵略者的砲火摧毀了，煩惱我的愛情，愛的鮮花即使苞發開來，也免不了要被暴雨摧殘。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環境之下，本來不配談愛，——何況我是被病魔摧殘了的人，她要戳碎我的心，我唯有忍受！

人生最悲苦的，是希望都歸滅絕，最痛苦的，也是一切希望

都沒有了以後。哈哈！多麼痛快呵！夜深人靜，又禁不住湧起辛酸熱淚，躺在床上無力地呻吟，輕輕呼喚我的戀人——一新——的名字。

五月二十一日

魯戈！你不必再怨艾，不必再傷感，不必再流淚，不必再憤慨，不必再痛恨，不必再……總之，世界是這樣的，社會是這樣的，人情是這樣的！徒然怨艾，傷感，流淚，憤慨，痛恨，徒然傷害了你自己！拿酒來吧，消除你胸中的壘塊。灌吧，盡量地向下灌，醉了，可以昏昏迷迷地睡了；可是——唉，還不够麻醉，心裏還是難過，哭吧，讓你的眼淚盡量狂流，流，流……惟有它，才能洗滌你已爲涕淚所污穢的枕衣和襟袖，洗刷你過去蒙在心上的一切悲哀，洗刷籠罩在你四周圍的黑暗。哭得疲倦了，再舉起酒杯來大喝，狂飲，醉了，醉了，就此麻醉了，好寶寶，安寧寧地睡着吧。

不久，雄偉，莊嚴，宏亮的歌聲響起來了，它震醒了我，四周都在高唱：

爭取最後的勝利，
爭取最後的勝利，
黑暗過去了，
世道康莊！

蝶兒亂舞影。

鳥聲入管弦，

桃花似欲醉眠，

柳絲嬈嬈含煙。

可愛的春天，

這裏是自由天地，

爭取，爭取，到底得到最後勝利！

可愛的春天，

多快樂，

我們是新中國的青年！

呀！我的愛人，你們的歌好極了，你還愛我麼？我是沒有一刻忘記你，夢裏也沒有一刻忘掉你美麗的影。現在，從今後，我們都在自由天地裏過生活了，你也純潔地愛我了嗎？你和着我唱吧：

相親相愛，

其樂陶陶，

我們從此可以逍遙。

我愛你的窈窕，

我愛你的輕輕一笑，

我愛你的多嬌。

我要甜甜蜜蜜地吻你，

我要緊緊抱你輕盈的纖腰。

光明，自由，幸福，快樂，

我的恨，從此冰消。

五月廿二日

二個禮拜不得見她的豔影了，馬路又太堅硬了，連她的足跡也一點看不見！

她的宿舍，從我的公寓裏向北走去，不過二百多步路。我的屋子是黃色的三層小型洋房。這所屋子是一九三五年落成的，式樣還算新穎，住在裏面尚覺舒適；但比起故鄉幽靜古雅的寬敞的住宅來，就感到此地的侷促，不能使我滿意。故鄉何在？有家歸不得了，不禁使我「仰天長嘯」，「空自悲泣」也！她的宿舍也在一所公寓裏。她那裏的房子比我住的要高大，不過牠長成的年齡，比我的屋子要大得多，我的屋子叫她所住的屋子哥哥，怕還不夠。她的屋子旁邊有草地，濃蔭，茅亭等……宜於休憩；尤其當此初夏的晚上，有這樣的風景，我更滿意；可惜自今以後我再也沒有幸福去欣賞這可愛的園圃了！她屋子的顏色是青灰的。她的臥室在二樓上。她房間的下面，就是我時常和她相見的會客室。那間小室，我現在對它有些憎恨了，因為我的眼淚就是流在那裏。我一進那間小室，不使我快樂，反叫我悲苦；我捨不得離開它，可恨它再也不要我進去了！這一個多星期來，因為還想再見她一面，所以每夜踏進這間小小的會客室；可恨夜夜去，夜夜見不到

她花一樣的面貌。茶房倒是每次碰到的，他很老實，代我上去看了下來，總是搖搖頭說：「韋小姐不在房間裏。」我煩勞他樓上跑到樓下，很覺不安。

禮拜四晚上，我知道她去上課去了。這一次本來是多跑的。爲了熱情不能壓制，八點鐘以後，以爲她總可下課回來了，結果見不到她，實在因爲沒有仔細想一想，白跑一次，現在覺得有些好笑。禮拜五雨阻未去，心裏萬分焦急，看她既不可能，吃了晚飯，即忙頹然睡覺，希望她的魂靈不要怕地上潮溼，能够飛到我夢裏。禮拜六飯後去看她，她又跑出去了！

「請你再許可我見你一次，給一個休息的時間使我知道好嗎？」心裏實在難過，臨行只好留下一張哀求她的條子。我心裏的苦悶，要嘔又嘔不出來，回家坐立不安。吃了晚飯再去，茶房說：「她下午又很快活地跑出去了。」我氣得幾乎昏倒在她臥室下面的會客室裏。今天是禮拜天了，腳跟實在覺得沈重，可是熱烈的一顆心，整天在她身上。晚飯後再也不能不去了，兩條腿只好服從心的指揮，不想結果還是等於沒有去，唉！

睡後中心如焚。

我實在感覺到失望得煩悶，絕望得痛苦。在她，……親愛的！新！你不算有勇氣的女人，你是有勇氣的女人，你應該再狠力殺我一刀：

「唔！無所謂失望不失望，因爲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魯迅語)

你何必鬼鬼祟祟，你應該再放大了膽子，對我這樣大喝一聲，我必退避三舍，再也不敢來看你這個可愛的小寶貝。

可憐啊！我不如一隻蝴蝶，緊緊隨着她美麗的影兒在一塊兒飛。我不如她房間裏綺窗前她所心愛的花朵，朝朝暮暮得她來小心栽培。我這株可憐的小樹，不幸生長在暴風雨之下，勢利的社會之間，無理可伸，無怨可訴，只有等待它凋零。唉！我永遠是長空裏的孤雁。

五月廿三日

小白兔子，小松鼠兒，你不要乖乖地，老是躲在山洞裏和你的好朋友們得意地談天，快樂地舞蹈，甜愛地睡覺。小乖乖，你也應該可憐可憐我的苦惱！

小白兔子，小松鼠兒，親愛的，天氣這樣的好，躲在洞裏太悶嗎？聰敏的小乖乖，我眼巴巴望着你出來對我笑一笑。我不是獵夫啊！你爲什麼老是乖乖地躲在山洞裏？喔唷，一定你的好情人拉得你緊緊地不許你自由跑跳；要不然，一定你可愛的小嘴巴給他吻得紅腫了，不好意思出來見人。

小白兔子，小松鼠兒，親愛的，你俏皮好了，我被你推進了墓穴以後，將來會比你躲得更幽深！你將來跳出來到田野裏採摘青菜水果吃的時候，你要見到我，也永遠沒有機會。我想爬出來抱你這隻可愛的小寶貝，泥土壓得緊緊地，尤其不可能！

親愛的一新：

我實在苦惱，每次探望我姊姊的病，想乘便或許還可得以一顧你嬌豔的容貌。你竟這樣俏皮，你的隱身術有這樣巧妙，終使我連見你的背影也不可能，多麼可憐呢！

今天我的姐姐告訴我：

「韋小姐剛剛送藥來過。」

我不知道你躲到那裏去了。

「韋阿姨呢？韋阿姨真好，我要韋阿姨來呀！」隔壁房間裏的王妹妹（小病人）也歡喜叫你，我心如刀割，恨你爲什麼連小孩子也捨不得你，使我更加堅信除非我死了才能忘記你了。

「討厭的東西，使我討厭的日記，我拆也不高興拆開來了。我狠力要戳破你的癡心，還不就死去，還要使我討厭！」

我知道你接到了這封信，一定要這樣罵我。親愛的一新：請你不要再這樣刻薄好嗎？我不是害怕早點結束痛苦的難受而再想無聊地活下去，更不是早點脫離黑暗的世界，萬惡的社會還未到時期，只爲了還捨不得我的父母。我病裏父母親天天提心吊膽；爹爹天天陪着我，直到病完全痊愈。我病愈還不久，他們剛剛笑得出來，試問如何忍心拋得開他們。我的良心，不能像你可以涼到底，所以只好忍住痛苦，不敢再損壞了健康。

親愛的一新：我被你橫一刀豎一刀割得我的心痛極。雖然神疲心痛，翻身也沒有氣力了，理智倒還清爽，自知痛苦不能立即

結束，尙混在人間，愛你的心不能衰弱，可憐力量已經沒有了！我以後還希望你：

（一）我愛你，我以純潔的心戀愛你，但是我明白，兩性的愛情不能勉強結合；我又沒有勢利的手段對人，所以你不屑接受，不肯諒解，我只有把痛苦埋入心的深處。以後我願你不要當我一個野人，或是一個惡霸，使我永久不能見一見你。你以後儘可隨便一點，大方一點，我決不妨害你的自由，阻礙你的幸福。

（二）無論如何你要給我一種紀念物，最好是你最滿意的相片。你不必疑心我以爲於你又有所不利了，你只當以明星相片或風景畫片送人好了。你假使怕你的「情人」要疑心你，那末先得到他的同意，然後給我。你這樣小心了，我想你「唯一的情人」決不會小器，責備你「交際廣闊」。你不會受到冤屈，我可以代你保險。我要你可愛的，美麗的相片，決不存其他的野心。「韋阿姨呢？我要韋阿姨。」不過像天真的小妹妹捨不得你這個溫柔體貼的「韋阿姨」而已。我假使有福得到了你可愛的美麗的相片以後，那末「我的愛，」「新！我永遠的愛，」「新！」我親親蜜蜜地叫你的芳名的時候，你的可愛的，美麗的相片上的你的小嘴，雖然不會答應我，可是你的豔影已在我目前，你永遠在對我和靄地微笑，夜闌人靜的時候，不至睜開了眼悵望着渺渺天涯。

（三）你的「唯一的情人」的美點，你能用報告文學，或速寫筆法，詳細詳細，老老實實告訴我，我更安慰。你或許又要含羞帶

寫狡猾地說：

「報告你做什麼？」

我想假使是一個大方的女子，必定肯大大方方允許人家的一片好意的，封建時代的閨閣小姐，當然是不在此例。

親愛的一新！敬祝你

天天快樂！

五月廿八日

魯戈 五月廿五日

我很感激我唯一的愛人——一新，藕斷絲連，她的魂魄還是始終不忍離開我。我醒的時候，她已明白對我表示非使我離開她不可，所以不得見她的豔影，已及兩星期了！這兩星期來我的痛苦比犯罪坐監牢，久病在病房裏，不知要厲害多少。我實覺不幸，爲甚麼使我多延這樣苦悶的長日？天呀！我的愛人呀！你早點消滅了我的知覺，不是可以早一日使我安靜嗎？可是我的愛人，她的精神還是和我凝結在一塊，這幾天來，我醒的時候去看她，她總不肯使我再見她一面。我的眼皮疲乏得張不開來，更深後昏昏然失去了知覺以後，一個人躺在床。電燈光很黯淡，神魂迷離恍惚，臥室門輕輕敲起來了，無疑地一定是她來了，因爲一個月前，她常常到我這裏來，她叫我開門的聲音，我已聽得慣熟了。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半，我的心歡喜得震盪；但又害怕得戰慄，怕她要下毒手來害死我。門的影子在動盪，先見她搭在門邊的三個指頭，紅潤光滑的指甲。隨着伸進來的足尖，白色的皮鞋，素

淡的旗袍邊。一刹那，她整個身體走入門裏了。她很輕鬆快活，鬢上的白絲結在飄動。頸間浮現出了晚霞一般的紅潤。她很快撲到我床邊，無力的纖腰斜倚在我身旁，臀和腿，緊緊擠在我一起。她半個身體倚在我胸前了，氣力也沒有，她全身的氣力好像失去了作用，結果好像沒有風浪的大海裏的航船落帆一樣地慢慢躺了下來。她胸前填起的兩塊肌肉，在彈簧墊上震動起來，變得更高，隨着緊張的呼吸，一起一伏，好像肥白的鵝在波浪裏悠然游泳。她的眼鏡，我已替她放在床前的几上。她的眼簾無力張開，在朦朧中由細軟的睫毛裏射出媚人的光芒，對我微笑。我看她一點也沒有氣力，一邊幫她脫下了高跟鞋。

「你工作得這樣辛苦嗎？親愛的，你一點氣力也沒有了，你疲倦了，好好地睡一覺，……」我好像這樣問她，又輕輕拍她圓滿的臀，她好像真的睡着了，而且看她的樣子，覺得很甜。她兩條腿還是橫在床邊，我怕她酸麻，把左腿拉進一點，她乘勢抬了一抬，又彎曲攏來，膝蓋碰緊我的腹部。她的臀和上半身隨着也側進來一點。

「親愛的魯戈……」她的聲音細弱得在我的耳鼓中薄漾。繼着，她的頭偏向裏邊，側在我的頸下。她可愛的鬆曲的髮絲，散滿在我的額上，頭微向上仰，一對烏黑的眼珠睜開來注視着。

「魯戈……」

她輕輕叫了一聲，又羞澀地匆忙回過臉去。我甜蜜得回答她

也沒有氣力，只把右手緊鉤住她雪白的頸，我恨她的頸滑膩得不能鉤得緊無可緊，使我心滿意足。

「愛！我的愛，你這樣愛我嗎？我的——新！我永久愛你，你永遠是我的，你永遠不要離開我，愛……」

我的聲音很斷續，氣息急促，自覺只有氣力橫一聲愛，豎一聲愛，別的代表愛她的意思，自恨爲什麼不要早點預備，臨時「期期」老是講不出來！（我不像我的弟弟，素來沒有口吃病的。）她只是對我微笑，臉色越見得鮮紅了，我的臉貼在旁邊，熱得好像榮康食品公司鑊子裏的「鍋貼」。

「親愛的！你不要凍了啊！黃梅天的晚上還是很陰涼的，我替你蓋上一些，不要明天傷風了！」

我一邊說，一邊彷彿把我穿的紅花白網的浴衣替她拉上來輕輕遮上了一部。她好像驟然驚醒了，難爲情得身上比剛才更火熱，臉更紅潤，害羞得把手遮住了眼睛。

她的嘴唇忽然有些顫動起來，苦笑了一笑說：「魯戈！我願你的精神永遠愛我，你不要恨我，我只願此刻和你死在一起，魯戈……」

她斷斷續續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清楚，她的意思我還沒有聽完，只覺得我的肩膀上有些潤濕，原來她的淚水滴濕了我頸下一大塊的枕衣。我發覺她哭起來了，不敢問她，只偷偷地舐她眼角邊流出來的淚珠。她好像失去了知覺，只是飲泣。我舌上覺得

有一種甜鹹混合的味道，回想起來，鹹的當然是眼淚，甜的不知道是胭脂，還是她特有的肉香？

「愛，我的愛呀！——新，你不要再哭了！」
她又苦笑了一笑，發出更微弱的聲音，也對我說：

「你自己看看，你的眼淚比我更多呢！」
被她提醒了，我才知道不知什麼時候也哭起來了。這時，我和她兩條身體擁抱得實在有力。我狠命的摟她，吻她，心裏好像在想：

「你狠力要戳碎我的心，我須狠力擁抱你，使你不能鬆一鬆。你的肉體靈魂都是我的，你以後要離開我，你此刻除非死在我這裏，我死在你的懷裏。」

她好像怕癢得忍不住，下體在蠕動，我怕她移遠，怕她離開，可是——心裏酸痛，身體疲軟得沒有氣力了！我和她此時周身火熱，蒸氣滿床，淚水與香涎齊流。她鮮嫩的芳唇，被我吻得血紅，鮮血好像在薄薄的皮裏就要湧出來。她的臂上肩頭，被我嘴得留一片片的紅痕。「——新！你覺得痛嗎？我的愛，你不要恨我！」

她向我嫣然一笑，可是看她的樣子，已是很可憐了，她的頸又靠近了一些，翻側了一下無力的身子，呼吸更見急促了，輕輕嘆息，又輕輕呻吟。

她的櫻桃小口貼近我右脅的刀疤，輕輕吻了幾吻說：

「魯戈！你還覺得痛麼？你以後不要再悲傷，你的身體受傷了，再爲我悲傷，你的身體受不住的，你不要爲我而損壞了健康！」

我聽了她強裝安慰，又帶刺戳我心的話，就伏在她心口痛哭起來，她的胸口砰砰跳動，富有彈性的乳峯，震動着我沈重的頭腦。

「親愛的，你真的要我自殺麼？我爲你而受到這樣的痛苦，——新！你真的從此不愛憐我嗎？」

「魯戈！我不能呼吸了！你……好了。」

她哀叫了一聲。我的頭向上一昂，茶几上放着白亮的小洋刀，搶在手裏向自己的心口猛力戳進去。這時候，不覺得痛，也不覺得酸，眼睛一白，看見自己的血噴滿在她的臉上，胸前、腹上、她的雪膚花貌，終於被我的鮮血沾污了。我只覺得鮮血與脂肪有一樣鮮豔美麗，感到萬分愉快，神志很清，不過呼吸慢慢微弱，短促了！她的臉色蒼白，對我冷笑了一笑，提高了顫抖的聲音，顯露出陰冷狠毒的表情向我說：「你把刀尖再插進去一點，就可不痛了，不會再可憐了！傻瓜！快些安靜地閉起眼皮來吧！」她緊握了我冰冷的手，幫我再狠力插進了一刀，又在心口亂絞一下。

「痛殺了！——新……」

這句最後的呼聲，恍惚還覺得。

(待續)

寄塵詩草

葉寄塵

爲潘柏南攜蒲華畫竹來雲棲禪室見示題贈

蒲華有竹室無蘭。誰伴湘妃到古庵。

瀟灑出塵梅許友。與松併作歲寒三。

武林感詠

因吟鹽園錢塘蘇小是鄉親句感而咏此

偶因蘇小話錢塘。第二故鄉七易霜。

霸業雄圖開古越。湖山浩劫來扶桑。

和金有議建奸相。累鐵無顏拜岳王。

祇恐國門瞋目怒。從今又見江中央。

書懷

匈奴未滅家何爲。還有閒情多作詩。

志士臥薪嘗膽日。書生投筆從戎時。

竹頭木屑收藏好。雪地船釘用到知。

常恐祖鞭先我着。枕戈待旦爭驅馳。

牢獄中出

(續)



(二二二)

人是有好奇心的，因為有好奇心，所以對新的一切都會感到興味。像我，明知做囚犯不是件愉快的事，然而，當初的幾天，特別感到做囚犯的興味。

看報是被禁止的，然而我們喜歡看報，我們想了方法買進報紙來看，偷偷摸摸的，如果外邊有什麼動靜，換句話說，就是有人來參觀等等，我們必得馬上藏起來，至於管理我們的獄卒，我們卻並不顧忌，因為他們都是受到了我們的「運動」；而我們在這至多是半公開的情形下，化了高出幾倍的價格，尤其是閒着沒事的時候，看報更外感到有意思，非看個仔細不肯放手。

抽烟，在牢裏也在禁例，但是閒暇的人，似乎更加喜歡抽烟，為的是消遣。我，我並不抽烟，然而烟卷放到嘴巴裏，一樣會吸，一樣會吐出一縷嫵娜的富有神祕性的白烟，所以有時也抽上一枝。以前，絕對禁止的時候，事實上卻無法禁絕。據老於坐牢的囚犯說，他們設法夾送進了烟卷以後，火柴無法可想，於是，他們有着囚犯相傳的妙法，便是從被窩裏拉出些棉絮來，弄成了小條子，放在鞋底下，踏在地板上磨擦起來，便會着火。起先我不信，試驗也不靈，但這是我技術的不高明，老囚犯卻能當場試給我看。

爲了閒暇，想和別人談談天。到了牢裏，也無所謂相識不相識了，尤其是青年們，都能一見如故。所以當我和同室的，

以及其他幾間優待室裏的同伴熟識以後，我就不時和其他號子裏的青年談天。他們的牢門整天關着的，我就去和獄卒商量，放我進去，進去後再把門關起來，我便能有的時間和該室裏的人談。如果外邊有人來，獄卒發覺得早，便要我歸到原室裏，設或時間促促，我就關在裏邊，好在外邊的人是不會知道那室裏是關的那幾個人，雖然他們會好奇的向一個一個小門洞裏向裏張望。

閒話也是說得完的，爲了消磨這悠長的時間起見，便有下列或鬪棋的玩意兒。棋，當然不是市上出售的那麼考究，大都是用廢紙自己創造起來的，這東西，似乎普遍有興味，所以祇有兩個人下，看的人有十個八個，大家一同聚精會神的，終於

嚶鳴小記

趙景深

記倪貽德

貽德像葉鼎洛一樣不僅是小說家，也是畫家。文人而兼畫家者，於古有王維，歐西則有羅賽諦 (D. G. Rossetti) 與高諦藹 (Gautier)，今則又有倪葉二氏矣。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我沈醉於貽德的作品，他的玄武湖之秋在我的心中獲得最高的地位。那時是十幾年前，詩人我愛好劉延陵，小說家我獨愛好貽德。創造社諸人的作品中，沫若是熱情的，資平是結構不甚嚴緊的，達夫是頹喪的，全平則是較為艱澀的，都不能為我當時的年齡所了解；當時我只有二十一歲，因此也就特別喜歡貽德的作品，他不像沫若那樣的熱情，卻有孩子一般的心；他不像資平那樣的隨意寫作，卻每篇都是完整的藝術品；他不像達夫那樣的灰色，卻常是做着玫瑰色的好夢；他不像全平那樣的錘鍊，卻像流水一樣的暢達。這樣年青的作品正對了我這年青人的胃口。來滬以後，又欣賞了貽德的畫。他的畫與他的小說正是一物的兩面，每一張都是光明的，年青的。他從來不像林風眠那樣的，施用黝暗的鐵色，他所最愛用的就是鮮明的綠。本來山和水，樹和屋，無一不需要綠色，而貽德又用得那樣的淡，配置又是那樣的單純，於是，像廣東小菜似的，又成為我的癖好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忘懷於貽德的文和畫所給予我的陶醉，我願常保持這年青的心。

把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挨過去了。

棋，在牢裏也是禁物，事實上，做囚犯的人，如果依照他們的規定，那末只有大家不動的默默的挨度時光，一切都遭禁止，譬如談話，不但不得高聲，就是低低的談，獄卒看到了也會干涉，因為他們恐怕囚犯們竊竊的商酌什麼不可告人的事。然而，錢能通神，有錢真能使鬼推磨，通過了錢的路線，現在他們什麼都眼開眼閉的半公開的放任了。

鴉片之毒，在我們中國可說是很普遍的，雖然我們青年很少有這絕對不良的嗜好，但土豪劣紳之流，很多有這嗜好，尤其處在這種環境裏，更外感到時間長，不容易消遣，而增加了他們的烟癮，於是他們也設法了，化了錢，當然也沒有不成功的道理。起先，他們在我們年青人的面前，也有偷偷摸摸的樣兒，但後來，他們知道終有拆穿的一天，所以也不怎麼掩避；相反的，我們年青人，就是政治信仰的關係，後來也無所隱瞞了，他們也會得表示

爲了救國救人民的目的並不反對，而表示須一致反對現有的政治黑暗。不過事實上，我們知道他們總是要不得的土劣，在打倒之例，只是在這同樣被壓迫的環境裏，大家不但相安，而且表示患難相識而已。

關於政治問題，似乎是我們年青者的作品一般感到濃厚的興趣。無論在那一方面，爲了是初次的嘗試，好奇心驅策着我，使我感到做囚犯並不是一件想象中的痛苦事。

(待續)

別再回首北望

晚黃

別再回首北望：

舟兒慢慢的消隱河面，

想：屋角窗櫺已滿結蜘蛛絲網。

南歸的孤雁聲聲淒涼！

欸乃水聲宛似：再會吧爹娘！

可是花落月缺好景不常，

不如飄泊到烽火裏去吧，

春風吹去瓦上的白霜，

年邁的爸媽終因疾病喪亡！

何必舉頭瞧故鄉？

枯枝迎來了黃鶯底啼唱；

家園從茲靜寂了——

× × ×

月亮跟太陽賽跑，

失去怙恃的孤兒呵：

離家已有十三年時光，

孩兒就在狂風暴雨的征途中成長！

意志鍛鍊得像鋼鐵一樣堅強！

父母的音容追隨年齡遺忘；

一封封家書寄呈高堂，

何必舉頭瞧故鄉？

數着天天撕去的日曆：

遙祝着二老福壽寧康：

南歸的孤雁聲聲淒涼！

毀碎了四千七百四十五張！

回諭上的話兒是什麼呢？

不如飄泊到烽火裏去吧：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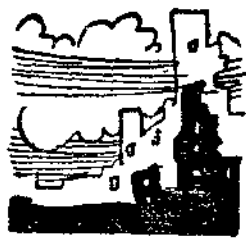
十一歲孩子居然子身流浪，

別再回首北望！

無怪送行時的雙親淚水汪汪！

般般地：努力前程爲國爭光！

二十八日寫於小樓



雨天

無衣

二二

打開窗子，一陣水珠跟了微風爭吻着我的雙頰，天空是灰黯的，可是柏油路倒洗刷得非常光亮。原來是個雨天。

雨天老是沉鬱的，像一副繃緊，深深鎖住了人們的心，至少牠帶給人們以一種慘然不快的心情，那在太太太汽車階級們是例外。我呢？例假日下雨，懶得出去跑，多少有幾個錢，也許還是一種幸福。想到這裏，那種頹黯的心思到也釋然了，接着就閃閃眼抱住胸脯躺在牀上。閒閒地躺他一天，這是一種幸福呀！我回味着「幸福」兩個字。

「買報呀報……」一個細弱的聲音掙扎出了浙浙的雨聲的阻擾衝上我的耳鼓，把我靜靜的思維攪亂。於是我憤憤地對住窗口大喊道：

「去！」

窗外暫時沒有聲音，我得意地笑了笑，把常常引起我痛苦的煩的心情的萌芽摧毀了，重新躺到牀上。

「先生，報，買報呀。」聲音依舊是孱弱的。

「又來了。」我呼着，拉長了嗓子大聲嚷道：「不要，聽見了沒有！」

真的，我每天可以在房東那裏揩油看報的，幹麼要多化費錢。

「先生，報要哦！買一張吧！」

「聾子麼？」我從牀上跳起來，把頭探到窗外。「買東西豈有強迫的！」我着實想對這不識相的傢伙發作一下。

他似乎覺察到窗口裏有着人了，便抖縮縮的把手裏一整疊淋得濕漉漉的報紙擊

了上來，不待我開口，便氣喘喘的說道：「先生！可憐我半瞎半啞的，買一張吧！」

不錯，血紅的眼眶，白洋洋的眼珠，臂上還掛着一根覓路杖，這傢伙至少是個半瞎子。手裏的報紙濕了他還沒有知道，大概神經到也有一半是麻木的。

「先生，我買的比人家賤一個子。」他又說。

「你不想多賺點子麼？」我隨手檢一份報說。

本來我看他可憐，買了份是想打發他走的。不過這傢伙卻接着站在窗前告訴了我許多話，譬如他本來在七寶做小生意的，打了仗，來了赤老兵，把他家燬了，妻女不知弄到那裏去了。他卻被迫吃洋油，眼睛裏抹灰星子，弄得半瞎半啞，逃出來賣報連喊都喊不響，價錢和人家一樣就連常客都不要……

慚愧，同情，我補給了他一枚銅幣，安慰了他幾句。

「唉，家呀！」他收了銅幣，提起筇路杖，謝過一聲走了，走在風雨裏，兩個悲顏的白眼珠睜大着。他在找他的家，還是找燬他家的冤家呢？

一枚銅幣是不會使他滿足的，我想執住他的手中訴：「原諒我，我也是亡命羣中的一個呀。」雖然他是走了，走去和生

活搏鬪去了。

雨瀟瀟地下得更大了。把報紙拋在桌上，我躺下了。不過我的心再也不會像剛纔的寧靜。但是我勉強自制着，伸手關了窗，把一個憂鬱的雨天關在外面。

可是小牛嚇咽了，像跪在閻王殿裏，流着淚默默地嗅着書上黑斑斑的一塊。

「狗兒跳，馬兒跑……」同學們又吱吱喳喳的唱了。

「嘻嘻……」不知誰從嘴角漏出一陣輕尖的笑聲。

（一）

盯着眼，朝着牆壁，扭過臉來偷瞧一下老師，老師坐在講臺上，一支紅硃筆不住地在簿上亂塗亂點，臉孔發脹得可像社公殿裏的判官那麼兇，眼睛還不時望着教室的四角。

上抓了抓。這樣羞恥的事，在小牛心中是感到挺慚愧的，但一天一次，好像也成爲習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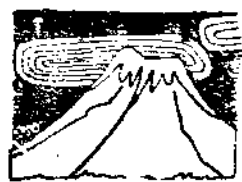
突然講臺上「拍」的一聲響，小牛不由驚得跳起來，同學們也嚇得鴉雀無聲的寂靜下去，扭過臉來偷瞧老師：老師倒豎虎眼正盯着他。

同學們都搖頭弄眼，像瓦簷上的一陣麻雀吱吱喳喳的唱個不清。牆腳下一隻痰盂，到這時來得那末湊巧，你來我去的咯痰吐涕；甚至每個同學吐完一口涕沫，就扭過屁股來朝着他的臉，故意用手在屁股

「蠢牛！『馬兒跑』也寫不來，『馬兒跑』！」老師跳過來一個鐵耳瓜子，小牛上覺得一陣熱，不禁哭了。

「你哭！」老師轉到講臺上，抽出一條半寸多厚的戒尺。

小牛想哭可哭不出來，羞惱可比哭不出來更難受；眼睛盯着書上，心裏頭恨着爸；爸如果讓他一直子看牛斫柴，也不會天天跪牆跟了！爸爲什麼要他來到這閻王殿裏來呢？他祇恨那在衙門裏當跑差的三舅爺。正月天，鄉里做牛會戲，三舅爺從城裏跑到鄉下來，爸羨慕他角子票塞得滿馬褂袋子，三舅爺就在爸面前說起人要認識字，不認識幾個字有錢也賺不到一類的話。「像小牛吶！也給他讀上幾年書，將來在衙門裏賺幾個錢，比在泥田裏去撈多



跳出黑手

齊車

容易！」爸聽到心裏癢癢的，第二天就不要咱去看牛，定要叫咱到這閻王殿裏來受刑，刑該咱一個人受，飯就該一家人吃。

第一天來的時候，同學們就像同咱對頭一樣，隨便什麼事都拿咱來取笑！三舅爺替咱取的「高福」名字他們偏不叫，定要叫咱臭口小牛，什麼「牛臉牛頭」。別人一下課，都嘻嘻哈哈的笑在一塊兒；獨有咱來湊熱鬧，就要叫咱滾開，罵咱衣服同叫化子一樣，臭得難受。要是在山上看牛，

咱定要拉他到水溝裏去喝個飽，可是在這閻王殿裏，咱什麼都丟臉，鬧出事，老師不管咱有錯沒錯，就抽出戒尺打得咱手皮發腫。那一天，咱蹲在操場牆腳下堆石子，王保長的兒子王大富這小王八，對準咱

屁股一腳尖，踢得咱發氣，肚上去一拳，老師來的時候，就把咱的一隻手打得連筷子也不會抓。回到家裏告訴爸，爸還說打得好，這世界，好像咱一個人是該死的！唉！越想越心焦。

在家裏，爸就是閻王，一天書背不來

，就打咱頭發暈，還要罰咱餓肚皮。媽媽呢？忙着準備姊姊的嫁奩，就好像把咱當成沒有這個人，哥哥呢？更氣人了，罵咱讀「牛經」，一副牛臉蠻性子，跟爸媽整天賭氣；說姊姊出嫁，他就應該有媳婦兒，出不了氣的時候，就把咱當成出氣的煙囪。唉！咱什麼都受苦，不要想，想起來骨子裏都痛！

「哈！哈！小牛罰跪了！」

窗外傳來嘻嘻哈哈的笑聲；小牛忍着羞恥，抬起頭來偷瞧一眼：不料是從前幾位看牛的老朋友，小牛馬上低下頭，感到分外的羞恥，更加痛恨了！痛恨自己走上這條命苦的路，要是看牛斫柴呢？咱多能幹！咱……

「滾開！」小牛還沒有想下去；老師從講臺上跳下來，又驚得小牛心裏寒森森的。可是老師這下卻沒有來打他，竟把窗外的幾個老朋友都嚇走了。

「小牛！小牛！」

讀書如牛。」

下課的時候，校門外傳來一陣老朋友的高唱。

看同學們一個個擠眉弄眼，逐漸圍攏身邊冷嘲，小牛氣得臉上發紫！

(二)

太陽還沒有爬上中天，老師被王保長家裏的長年工請去了。學堂裏提早放了學，小牛也跟同學們蜂也似的飛出學堂門。

在路上：小牛獨自地走着，誰也不願意和他做伴兒。大家都蹦蹦跳跳的拉手唱歌，有的扭過臉來冷笑，跨開兩腳攔在路心，意思是叫小牛爬過去。好幾次小牛耐着性子，雖然臉孔氣得發脹，但一想到老師半寸多厚的戒尺，心裏就寒了。

「小牛！爬過去！」

王大富兩腳跨在路頭，揚起小拳朝着小牛，其餘的同學都站在旁邊恥笑。

這一次，小牛可忍不住氣了！他捲起袖口衝過去，對準王大富胸上一拳，王大富閃過一邊，小牛連忙拔開腳飛跑了。其

餘的同學像一桶馬蜂似的湧上來，有的拾起石子向小牛擲去，小牛不敢回轉頭來，氣喘喘的，衝進門坎，回到家裏。

這一下可跌了；小牛退可退不出去，進可進不歸來。廳堂上坐着的正是老師，爸立在老師身邊，臉色發青，嘴巴不住的顫動。小牛聽不清說什麼，祇聽到爸說：

「牛……牛……打……打……」小牛心裏一寒：「咱小牛爲什麼這樣倒霉！剛才闖下一拳禍，老師就……」

「小牛！小牛！」小牛還沒有想完，不知爸幾時看到，在裏面喊叫了。小牛想躲可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好，獸獸地瞪着眼。

「還不死過來！」爸的聲音更加兇了，小牛心裏寒得發抖，朝老師看看：老師像判官，兇眼睛，鐵臉孔！

「去到馬頭隴田裏，叫那死鬼回來！」爸吆喝着，趕上來一個鐵耳瓜，小牛臉上發痛！摸不清爸的意思，流着淚，獸獸地走出門限，想想自己的命多苦！

「唉！咱命運爲什麼這樣苦呢？爸發氣，就把咱當鼓敲；媽不疼咱，好像咱不是她的兒子，闖下一拳禍，老師就神仙似的趕上門，難道叫哥哥回來吊咱打……」

小牛出了村外，在田塍上邊走着想着。他看到山上的野花，多美麗，他看到正掛在山崗上的太陽，多光亮，層層高的山，田野多够闊。他恨着爸，恨着三舅爺，要叫咱到閻王殿裏去受刑，不讓咱一輩子在這好地方快活！快活！田野這麼闊，就多了咱一人……他這樣想。

跨過幾條水溝，繞過山角邊，抬頭看看：自己田裏的秧苗缺了大半角；哥哥坐在秧田旁邊一棵老馬尾松底下，鋤頭橫在一邊，鐵着臉，氣沖沖地。

「爸叫你回去！」小牛站在對面田角上叫。

哥哥賭氣似的跳起來，提起鋤頭：「你回去跟爸說，別人懼他王巴保長三分，咱大牛偏不怕，他王巴保長有錢有

勢，咱大牛有刀有槍！」

小牛聽了哥哥的話，一點頭腦也摸不清。想問個明白，哥哥睜着大眼睛，臉肉發脹得可怕。他想想：哥哥那裏有這樣好呢？有刀有槍，難道要替咱小牛出一肚怨氣！不管，哥哥始終是哥哥，爸爸說：「兄弟如手足，」哥哥雖然罵咱讀「牛經」，咱兄弟到底是手足，說不定，哥哥要替咱出頭！打得那王巴的兒子王大富半死。那時候，咱就揚起拳頭幫哥哥打，多痛快，叫您王大富有一天投降咱！……

「嘻！嘻！」小牛想得又快活，嘴里冒出笑。

回到家裏，老師不知那裏去了；找爸，爸也不在。小牛懷疑了，老師既來，爲什麼不打咱就走呢？

掩到廚房裏，媽跟姊姊在一塊流淚。
「小牛，到王保長家裏去看看爸！」媽揩着眼淚說。

小牛愕然，獸獸地跨出門限……

(待續)



眷西樓近藁

曦

側犯

毛家華子兒時讀書處也。今夏追尋。偶過其地。風物已非。感成此解。

翠菱弄影。小庵隔水留殘照。風煽。正倚石千株鳳仙好。身閒意自懶。總被花靈笑。人到。空佇切。荒塔淨如掃。重尋往事。只是傷孤抱。清幣悄。算年年容易燕離老。幾曲脩廊。怎禁行遠。更對芭蕉。短詩題了。

青玉案

和陳山

細桃千片西園路。看不盡隨流去。遠水斜陽天際度。茂林低草。小橋深戶。總是思量處。嚴烽萬里孤城暮。風紙何人寄新句。刻意傷春春未許。一雙嬌鶯。半簾狂絮。幾點清明雨。

風入松

陶莊望水庵

悄攜吟袖遶荒灣。敗葉正飛翻。生憎裏暝雲羅薄。放殘陽又照塵寰。蟲網暗黏窗幙。土花時上庭垣。依前流水碧濺濺。長憶昔游篇。避秦終恐渾無地。算巢枝野鵲偏安。試問年年三月。何人

來泛輕船。

秋蕊香

聞梅館老桂怒花。十年來無此也。

虛館薄陰籠暝。孤枕宿醒初醒。假墻玉樹殘煙凝。風裏桂香堪聽。新蟾靜夜尋幽興。無人省。苦吟穩坐塵心定。萬點黃金秋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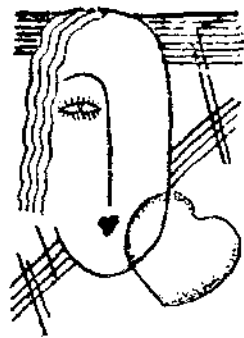
一葉落

一葉落。庭梧弱。箏聲笛韻都閑卻。水窗怯晚寒。纖手寒銀箔。寒銀箔。道是秋風惡。

寄頌吳子玉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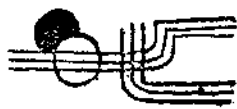
葉竹隱

生平襟抱率天真。三不原無第二人。縱有天花亂墜口。何曾得計誘忠純。有隙可乘卻可乘。公原無隙說無憑。物以類聚良堪信。傀儡場中傀儡登。將軍槍戟各千秋。應得頌聲永不休。詎料公胸如畫竹。黃花晚節別生愁。雲山北望路迢迢。富貴浮雲百慮消。公贈柏年先生聯有玉潔正如折梅寄共擬清標。富貴於我如浮雲句



阿九哥副傳(續)

大·赤·



在非常國難中出現

在故鄉中，久不見阿九哥的蹤跡，傳說他在六橋三竺間盤桓，而其頭銜仍是一位局長。「不！他在某地煙酒公賣局係局長所聘用的私人秘書，」這是另一方面傳來的話。但是，人家遇見這位新太太，問起你家老爺現在做什麼事，她總還答你在做局長。

一九三七年的砲聲和飛機投彈的爆發聲，由遠至近，快要光臨這個居民稠密的蘆鎮了。沒有搬家逃避預備作良民的許多老茶客，尚坐在小茶館內喝茶，高談國事，預計到鎮上的未來的一切，首先討論，是維持會或自治會的組織：余老前輩是清朝孝廉公，年高德劭，衆望所歸，做正會長是不祧的。副會長呢？尚有一位二十年前做過縣議員，做過本鎮鄉董的魯四先生。以下總務、文牘、會計、交際，經討論結果，早有一張詳細的名單。

真快！短鬚子的洋丘八到了，新機關就此成立，在皇皇布告上，竟有三位會長的大名，——一正二副。左輔右弼式的副會長，一位是魯四，一位就是阿九哥。

阿九哥的出現，突如其來，真使一般人驚奇。當正副會長榮任的一天，阿九哥並沒有到，散沙一般的社會上，人人都在揣測：不要另是一人吧，會中的人卻堅決地說：「是做過兩回局長喫過一回官司的九先生，的的確確，並非假借！」

維持會成立後的第三天，洋丘八大隊光臨，余魯兩會長帶領翻譯，招待員，躬赴碼頭迎接，大擺宴筵。宴畢，由正副會長領導，巡行全鎮，但仍沒有阿九哥的影子。觀衆又在懷疑：「九先生不至於吧！他究竟做過局長。」

「做局長有什麼希罕！你看某地的會長，不是會做過中央簡任官嗎？」有的人在如此說。

半月以後，阿九哥的本身出現了，在鬧市中間，遇到熟人，即止步長談，訴說他半個月內爲組織縣自治會，上南落北，拉攏熟人的經過。人家才明白：他現在身兼數職，本鎮副會長一席，不過是掛名而已。

阿九哥高談闊論的氣概，似乎較前更甚了。他說：「城裏鬧得不像，我的寓所還是絲毫無損。某次，闖進幾個兵士，我立刻

用電話通知憲兵司令部，司令親自趕來，兵士一齊嚇跑。這位司令我早就熟識，他還親寫「委員公館」四字，黏在我們門首。他們軍隊裏的紀律真嚴，再無人敢來輕闖！他又說：「某次，宣撫班班長請喫飯，要在座的人，各唱一歌曲。我先聲明，離開教育界久了，歌都忘了，所記得的，只有局子裏做紀念週所常唱的黨歌。我於是一切不管，仍把黨歌高唱。他們對我無奈何，還是拍手稱贊。」他還說：「前天我在某處參加會議，我主張仍用黨國旗，這位憲兵司令很露出爲難的樣子，後經宣撫班班長從中調解，暫時不掛旗，什麼旗都不掛。」他這樣滔滔汨汨地說不完，

使人聽得頭脹，只好採用從前的老法子，「不談了，再會吧！」住不到幾天，阿九哥走了。他在臨走時，告別老太太，關照弟弟和新太太，說趕陰曆年底回來。這時，他的弟弟小老爺，已改變從前的態度，「哥哥此番出山，很有意思，他在外面身任要職，本鎮還兼做會長。他沒有分身術，將來本鎮的一切事，當然歸我代勞，這比從前鎮長的地位，尤其高了，尤其可使四鄉的鄉民畏服了。」他在如此地想，見了哥哥就十分尊敬，更沒有一句諍謗話；對於新太太，也改稱大嫂，再不提什麼老四老三了。

老太太見他們兄弟怡怡，恢復了手足的情感，當然快活，便對新太太說：「阿九混在外面，鄉間的年夜飯，有好多年沒喫過。今年全家團敘，真是難得！」新太太在鄉間過年節還是第一回，也非常起勁。她天天在計劃阿九哥平日最喜喫的菜肴，預備親

手烹調；還想多弄些菜，以便新年請客，——因爲鄉鎮習俗，菜館要過元宵才開市。

年底到了，兩個月前逃避在他處的，聽到鎮上安靖也就陸續回來。有的白喫些辛苦，並沒受到損失；有的中途遭劫，狼狽不堪。年夜飯總要喫的，然大多數主張緊縮，略爲點綴，決沒有像阿九哥府上在興高采烈地準備過年。

遺體歸來

這個青天霹靂，比之飛機投炸彈的爆烈還大，還駭人，幾乎震破了全鎮每一個人的膽囊，據說：「阿九哥遭人暗殺了！」許多人不信，尤其是我第一個不信。在文明茶樓前走過，剛巧碰到這位小老爺——阿九哥弟弟，瞪着大眼，喘着氣，臉上顯出使人可怕的蒼白色，向着市河邊停泊的小船，正和一個船夫在講論價錢，「……太……太貴，一元八角吧！快……快些……」

「小兄，怎樣一回事？」許多人一見，就沒頭沒腦的問他，我也隨和着。

小老爺搖搖頭，急向懷裏掏出一錢，大家爭着看：

「令兄九先生，昨晚七時在敝鎮南柵玉皇廟前，被便衣軍槍殺身死，速來……」

這是周田鎮羅區長寫來的信，大家才相信阿九哥真已被殺。小老爺講定價，匆匆上船，船夫在解纜，拔篙，又聽見街上

來了一大片哭聲：「好兒子，好親人，好爸爸……」鬧得聽不清楚。原來是阿九哥的老太太，新太太，小小姐，個個散髮蓬鬆，淚流滿面，從東市直哭過來，後面緊隨着不少不少的看客。老太太哭着，鬧着，一定要跟小兒子同去一看。許多人那裏依她，也是哭着，鬧着，不許老太太去。小老爺立在船上，急得高喊着：「快勸媽回家，快勸媽回家！」

船開了。衆人好容易扶了老太太回去！於是在這條街上聽到衆人在夾七夾八的議論：

「老太太最可憐！九先生如此結果，在他自己倒也罷了！你看，這位老太太聽說有八十多歲年紀呢？」

「不！這是九先生自己不好，在這個年代，還出什麼風頭！」

「九先生相貌並不壞，比他弟弟好多了，竟會遭橫死，奇怪！」

「九先生太能幹了！我們鎮上出了三個會長，那兩位只會拍矮洋鬼子的馬屁！聽說，九先生和便衣隊也很聯絡，怎還遭他們暗殺呢？」

「亂離時世，誰也論不定。一聲大砲，一顆炸彈，不知打死多少人，九先生定是劫數中的一個，即使老坐在家裏，天空的鐵老鴉，也會找到他屋頂上來炸死他的。」

像這些雜亂而全無條理的輿論，雖不能承認其都有理由，也不能不承認其是理由的一種。總之，阿九哥是死了，恰在此天翻

地覆，一部分世界幾乎快要到混沌的當兒，結束了他的一生，驚醒了他的老太太在數十年來一向沒有醒過的好夢！

就在這一天——阿九哥遭槍殺的下一天，喫陰曆年夜飯的上七天，兩岸上幾盞電力不足時時在眨眼的路燈光下，阿九哥的遺體，躺在小船中，歸回到夜霧籠罩着的故鄉。

阿九哥在鄉間本沒有自蓋的房屋，租屋，有一條任何人所不能打破的社會法律：尸體只可抬出門，不能抬進門。維持會中因阿九哥「因公殞命」(?)特撥治喪費五百元；并指定某公所的大禮堂，暫時改爲殯儀館。於是，阿九哥雖非壽終正寢，而殯殮，設靈，開弔，仍得儀式隆重，並不草草。

到了開弔這一日，弔客盈門，雖不能說「車水馬龍」，或是「素車白馬」(鄉鎮上根本沒有代步的車馬)，然而禮堂上濟濟鏘鏘，頗極一時之盛。正會長余老前輩，副會長魯四先生，親來弔奠不算外，還自任招待，招待一班鎮上從古所無，破天荒第一次光降的弔客——是四位戎裝荷槍，嘴唇皮上僅留一小方短鬚的憲兵。

憲兵駕到，兩會長親出迎接，廳堂上膽小些的弔客，早遠遠躲開，四位憲兵，魚貫而入，逐一向靈座鞠躬。

這是阿九哥畢生最後的一幕。

「九先生死得雖慘，有外國兵親來祭奠，總算極盡哀榮了！」這是鄉鎮社會上對於阿九哥最後的一句評語。(完)



神經流

野吟



據說，人們的行動大半是依賴着神經流，所謂神經流，便是神經細胞中用以彼此互相交通的工具。所以，神經流的現象真不易想像，牠似乎是一種電流式的作用，然而如果要想去捉摸一下，卻又不着邊際。

中滲進愁的月光，清晰地告訴我腳下有峻惡的怪石，滾滾的深淵。

有時，我想像如何跟人談笑，而談笑着的又是那末帶乎緋色的事件。當然，我的心地異常地舒適，而我的談笑也會看出幽默的意味。

我的神經流似乎像年紅燈玻璃管中電流跳動的擦擦之聲，我的血液奔騰得有如江裏的怒潮，終於血管爆裂了，而我的眼前祇是一片廣漠無比的血漬。

然而，在深夜，在沉寂的氣氛中，我時時似乎能着摸到我自己的神經流，而且能發覺他們的來踪去跡。

立刻，我的身子又似乎覺得異常地飄忽，也許是一陣微風，將我帶到那嬌豔的薔薇叢裏，那兒有甜蜜的露珠，有惹人的刺棘。

有時，人身子極疲乏的時候，兩眼矇矓欲睡，四圍對於我有點兒模糊，於是，

忽然，那細小尖銳的刺棘竟會漸漸地

這似乎已到了頂點，神經流又寧靜下去，薔薇，深林，深淵和血漬，都消失了所在地。日光從窗口滲進來，照着時鐘的搭，四圍靜寂。

我靜止着我的心跳，腦中似乎異常的空虛。但，這情景並不能繼續多久，我忽然地驚覺了！四圍從新是我的了，這時，我可清晰地辨別我的心跳，同時我着摸到神經流的活動。

我努力地追求那紅豔的溫柔，不顧一切地向前奔走。然而我失望了，當那深林

我自己寬慰着自己，說，這也許便是生活，我一生的事蹟。然而我並沒有達到頂點，我的血液還沒有崩潰。

我這樣地自言自語，着摸神經流的來踪去跡，直至天要露出微白，月光從窗口消失。

如果，遇見這樣的現象，那天晚上便

我努力地追求那紅豔的溫柔，不顧一切地向前奔走。然而我失望了，當那深林

(完)



棄子

東方待白

我記起一個夜晚，是新雨初晴，天青的像是望不透的大海；星星像碎撒着的玻璃，各自擠着眼睛，槐樹落花幫着枝頭的殘雨像是人無聲的流着甜意的淚……

在小院裏獨自小步着，清涼的微風輕拂着衣襟，展開兩臂對着幽邃的深谷，濃郁的森林，肺腑中流着清醇的香味，在莊嚴的夜的翅翼下，自己也覺得心壯思飛……

連樹的枝幹也不能清楚的分辨出來，夜只是濃淡抹出來的墨朵。萬物都伏伏貼貼的睡熟，只天籟——萬物的呼吸聲，發着霜霰似的聲音，風間或騷動着樹梢，悚然的感覺，便從毛髮通入人的心竅。

然而，確確實實的，我聽那裏來的孩子的哭聲。

我屏息，停着呼吸，在微弱的風聲中，悲切的聲音一點點近起來。

是這樣燈火全熄了的夜晚，從眼睛裏可以望見前面的，只是漆一般的濃黑。

「嗚——啞啞——嗚哇——」

這聲音攜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恐怖！童年時代的鬼怪的傳說，洪水似的淹沒了科學給與的自信，室內除了一盞昏黃的小煤油燈是可以自由點燃熄滅之外，瀰漫在整個空間的，便是黑暗統治的不可解的一切。這時我也和一切別的鄉下人一樣，恐怖着向自然低頭，眼前的燈光，微弱到只能看見自己的桌面。突然，讀音從脚下發出，可不完全是嬰兒麼？一陣冰冷冷的寒意，我迅速地跳起來。

在電筒微弱的一縷黃光中，我發現了

一個可憐的生物，那是一個小小的，形容瘠瘦的，帶着黑褐色條紋的嬰貓。牠是線球一樣，軟軟的伏在我的脚跟，不再怪聲的叫喊，也不再動一動。

心上的恐怖，在電筒的光中漸漸下降。這小動物擡着頭，瞳孔漸漸地縮小，從牠的稀毛和稜稜的瘦骨上看，顯然牠是一個沒有年歲的畜生。

和剛在的恐怖聯絡着，一切感情變做憎惡。從小我就討厭貓；我討厭牠吃雞糞，吃麻雀，甚至於是討厭牠念佛的聲音；尤其，我討厭牠們在深夜裏一聲替一聲的相思的呻吟——這如同縱慾者們一樣使人感到猥褻的恐怖。

於是我提起牠來，並非憐惜而溫存的，走到一個柴草堆的面前，牠已經在我手裏翻着滾，哀哀的叫起來。

獨自對着燈，心無論如何平靖不下，失恃的哀聲，從院落裏清晰的傳來，但爲了固執着對這無辜者的憎惡，我把房門輕輕的掩上。

新海上集

朱劍芒

秋暮書感示聖先兒

風葉蕭蕭入晚秋。無聊坐對一尊愁。夢經樂國回黃鰲。天困詞人到白頭。月暈花嬌過去劫。霜鬢雪虐未來憂。幸兒能讀鄒陽傳。珍重明珠不暗投。

代趙晉卿挽王一亭

健筆高文一代中。謂吳缶廬周淵船而外孰能同。畫成欲奪龍眠席。道至寧趨豹變風。蒿目頻年餘涕淚。華顛抵死守貞忠。劇憐扶病歸來日。尙見哀嗷徧地鴻。性耽禪悅似東坡。世界三千劫運多。法海何人成正覺。塵寰此老脫諸魔。畢生奚止東南望。垂絕猶歸嘯詠窩。我既甚傷邦國瘁。哭君難遏涕滂沱。

代趙晉卿挽張紹曾

憂國忘家老不衰。宜教宇宙大名垂。杜門尙草匡時策。費志重泉亦可悲。天壇憲法世尤稱。卓識堪爲萬世繩。抨擿權姦維正義。當年最顯骨峻嶒。廟貌重新用意艱。廉頑立懦拜椒山。息紛每致終凶戒。豈弟慈祥見一斑。遺編歷架書鴻文。藏向名山擬典墳。賢女洵能勝俗子。蔡書貽琰左貽芬。

然而夢也似的，那熟悉的依然令人恐怖的聲音，又近起來。是，牠從何處已經又進了房，像遭棄了的孩子，聲音較以前更爲悽慘。

不容我自己多想，第二次我把牠提起來，牠的瘦瘠而纖弱的身體使人生出慚愧，但終於，在牠翻着滾，用乞求的聲調急叫的時候，我已經把牠送出大門，放在一個對着門的深谷邊崖的樹下。

站着，心裏感到一種茫然的悲涼，樹木靜靜的矗立着，吐着十月末的清味，空氣濕而濃重，在西斜的月光下面，樹葉和草尖上已經掛着夜露了。

在激盪的夜風中，我沉思着這龐大的世界，山岳，森林，原野，都市，這夜裏有多少上帝的棄子。

然而，當我腳回去的時候，那個輕輕的線球不知何時又貼近我的腳，現在被我無意中踢倒，發出細而哀的聲音。

茫然的，我用迅速的大步逃回來（簡直是逃回來），用力關緊了大門，又迅速

四九初度佩珍妹季良弟在五福酒樓設宴爲余祝嘏歸後賦詩以紀

海濱舊夢又重溫。海上同志生日會，自余移寓西冷，不舉行者已三載矣。密得乾坤雨露恩。是日伯玉知非年已近。中原多故齒漸尊。馬行勸爵殷勤甚。席次曾與弟妹暨諸姪女顯齊執爵其甥陳君嘉陶亦來參加，一陳冠曾表弟掛戰。鶴侶當筵跌宕存。齊執善飲健談，不減乃翁博秋之跌宕焉。笑從今回國運。春來應共剗愁根。

的把大石封蓋了在牆腳的一個小洞，於是，這還不會上牆的雛貓，便被我關在門外了。

但是哀叫，攀緣，又繼續上來；雖然隔着一堵牆，可以聽到牠在用趾爪着牆，隨後又很快的跌下去。並且叫聲從近處繞到遠處，遠處繞到近處，最後仍然停在門外的小洞裏，用絕望無助的慘叫聲，在舞着趾爪推那塊死擋着路口的大石。

這時我很可以放心去睡了，憑牠自己，牠是沒有能力再越過牆，但我不知爲什麼這時候卻不能安心進屋。

偶而用電筒照一下，立刻可以從石縫中看到伸進來的一隻趾爪和長長的鬚鬚：

我緩緩的走進屋子。

在書箱裏尋到一個忘記什麼時候放的饅頭，我輕輕的開開了門，牠仍舊用趾爪推着那石塊……

「吃罷！」我像牠能够聽懂似的用輕聲說着。把饅頭放在離牠嘴近的去處。但牠連理睬也沒有，只嗅了一嗅，彎着尾巴想走攏來，擡起一雙哀怨的眼睛。把饅頭放在我自己的嘴裏，細細地替牠嚼，像母親對於孩子一般的，我撫着牠的柔細而稀疏的長毛，把手裏嚼碎的饅頭湊近牠。

牠完全沒有吃的打算。除了叫喊，什麼也不知道，牠完全是嬰兒，在牠的眼睛裏還沒有看見過什麼。這樣，對於無辜的，爲着單純的溫熱而陷在絕望裏的棄子，我感到慚愧。

我沒有力量再一趟一趟地往外面送，也沒有力量關那扇大門，任牠的意，讓牠隨着我走進來。牠走得很遲緩，完全是嬰兒匍匐的樣子。

用碎紙和幾件破衣攤成一個小房，這小小的帶着褐色條紋的瘠瘦嬰雛在裏面臥倒了。在牠，現在能感到的是什麼呢，這不是人類所知道的，然而那孤獨的，被棄在冷世界所發生的哀鳴，現在是沒有了。究竟不是人啊，牠只是四五寸的，除了吃以外沒有記憶與感情的生物——但，不得其所的被棄者！

夜整塊的流着黑暗。

許久我不能安靖，紙堆的屋子和這個可笑的嬰雛，這算什麼呢？

然而，那個紙屑裏的蜷曲着的線球，已經睡熟而且微微打着鼾聲——決沒有念佛般可憎的情調。

「幾株松柏棲雛鳳，滿城風雨臥臥龍。」



琴

徐振鐸

空的時候，亂翻自己的箱子。

又翻到我的手琴了。

手琴已是壞了，弦子還僅有一條，索性找了一支木條去彈動它。聲音是變了，沙沙的，是哀傷的調子，我感到茫然。

不！它只有一條弦子了啊！

是的；我發覺自己是錯了，於是，停止了無意識的動作，想將它送給琴店去修理。可是，想了幾次，終於是停攔了，修了做什麼？給誰彈呢？自己是不會的。

這琴，一座壞了的琴，還是我去年春天買來的，我還深深的記得：那是在蘇州買來的，忘了是爲了什麼事情那次我到蘇州去。一個細雨的傍晚，我踏着靜穆的蒼翠的綠野的大道，慢慢的從寒山寺向城裏走去，半路上遇到一個擔着舊貨擔的黧黑的老人，他匆匆的厭倦的徐行着，帶着慈

藹的神情。

走着，他向我說話了：

「進城嗎？」慈祥的一笑。

這樣，我們開始接着談了起來，在他的竹籃裏我發現了一座手琴，哪，就是這座現在壞了的琴。琴面上遮滿了細粒的灰塵，我去摸，摸了一隻黑手。樣子倒是不錯的，於是，我就買了，老人哂笑的殷勤的這麼自己慢慢的介紹着：

「這是從寒山寺裏的一個僧人那裏收來的！」

小心的我將它夾着。我的心花開放了，這琴真是不錯，平的媽媽長久以前就囑託我了，她需要一座琴。在火車上，我高興極了，還將它取出來輕輕的自己彈着。平的媽是愛琴的，果然，她見了這座精巧的合意的琴，她和平一樣的笑了。常

常：當清晨春風拂着雙腮，當夜晚，星明人靜的時候，她帶了琴，攜着平在天井裏彈奏起來，那聲調是諧和的，節奏的，有時，還夾着平的歌聲。

琴是美麗的了，已經修理了一次。

在精神疲倦的時候，總是深淹在琴聲裏。

後來，我們的家庭——那學校是解散了，爲了戰事的關係。我們又想回鄉了，行李都已整好，一部份的還留在朋友的家裏。平是哭了，他偏要將琴帶回去，我從容而周詳地對他解釋，因爲帶到路上很不方便，直到最後，還是給了他兩塊巧格力，他才停止了哭聲。

鄉居了三月，生活是乏味的枯寂的。所以平和他的媽，時常要叫我去買琴。一次，我依他的話到那附近的古城裏去跑了老半天，可是，總找不着一個琴店，一座琴，她們，於是也只好失望了，安安靜靜着，當寂寞的時候，只好攜着手到山麓的溪畔去坐坐，去看看瀑布，唱唱歌。

爲了生活，我又回來上海了，決定平和他媽還先在家裏。

那天，天氣也這麼的冷，滿山抹上黃色了，平和他的媽送行我，站在那溪畔，他用着純潔的天真的口吻叮囑我：

「把琴帶回來！」

他媽帶住感傷的神情不作聲。

一到這里，我就想將這琴帶回去。

可是，那是不行了，我們自己的家鄉我們自己是不大好走了，已經飄上了太陽式的小旗。平現在是怎樣了，他和他的媽現在是怎樣了，還迫切的需要這座琴嗎？

我沒辦法知道，也沒辦法將它送去了。

我的心靈沮喪了，不知怎樣處置，無意識的彈着那條獨弦，沙沙的聲調使我茫然，刺着我的心靈，刺着我的愁囊，寂寞的抑鬱的愁絲，輕輕的飄出了。

冰冷，時序已迫近年關了。

東西告借，往來籌措，看盡了勢利眼，挨着比冰雪還冷的面孔。

「省一錢好一錢，」爸爸親自去辦磚瓦木石，一刻兒做小工，一刻兒做水手。

河凍水澗，辦的貨在小河內擱淺了。別的爸爸倒可零碎搬運，木排可沒有辦法，要等潮來。

一連等了兩夜，兩夜都靠靠下着雪，白漫漫的天，白皚皚的地，如棉絮一朵朵的，落到地上就凝成堅硬的冰。

孩子們睡在被窩裏睡了一夜，兩隻凍僵的腳尚且沒有溫熱，而爸爸只撐着一柄傘，在木排上蹲伏了兩夜。啊！不知爸爸怎樣挨過兩夜的。



爸爸和兩間屋子

真·真

十年前：

爸爸的營業慘遭失敗，勢不能在繁華的城市担負沉重的開支，便和媽媽挈領孩子們一家大小回鄉下老屋去。

祖上遺下來是兩塊兩側，老兄弟輩三個平均分居着。大伯居頭塊兩間，小叔居後塊兩間，順着次序派來，爸爸是得中塊兩個側廂。

爸爸得意時，對於老屋從不過問，向由伯叔們支配着。西廂砌了一座灶，多餘的地方，藏滿了柴和灰。東廂紊亂的堆

着雜物，蛛絲粘上灰塵，倒像掛着一條條燈線。儘讓屋子裏陰霉白腐，烏烟瘴氣，屋面上風吹，雨打，貓打架，糟蹋得不成樣子。他們不是沒有鄉下人特有的勤儉美德，不過這不是他們的產業。

垃圾堆似的，破敗而醜陋，自然不能安置一家大小，非加以修葺整頓不可。但爸爸爲兩個孩子打算一勞永逸計，索性要翻造兩間高一些的。

然而錢呢？

雪已下過幾次，隆冬的氣候是這樣的

總算一切齊全了，才擇吉雇工拆卸，爸爸，媽媽，孩子們一齊幫着動手。

雜亂中，竟多拆了大伯的半垛牆，多拆了小叔的兩椽拖披。不！該是爸爸的，並沒拆錯。然而大伯小叔都說是他們的，聲勢汹汹，不肯干休。

丈量的結果，理應是爸爸的，大伯小叔可沒有話說啦！

存心要磨難人，法子儘多着。本來，爸爸太不識趣了！

他們也是幸災樂禍，趁間發難，對爸爸多少總有點誤解。

「我的地方不准別人進出！」大伯將一張食桌在大門口一擺，縱身坐在上面。

「誰在我的地步上行動，打斷誰的腿！」小叔瞪的一腳，襯托說話愈形硬化。

「前無出路，後無退步，叫我插翅天上飛不成？你們這般畜生！」爸爸真有些怒了。

「汪汪汪！」大伯就裝着狗叫竄到爸爸腳邊。

小叔直撲上前，拉了爸爸一個大拇指，攪向下折。

「哈哈……！」爸爸一陣狂笑，臉色由紅而紫，而灰白，終於昏然而踣暈。

兩間屋子，終用血堆砌成了，美輪美奐，軒敞堂皇。爸爸頭上多了幾簇花白的頭髮，額上加了幾條皺紋。然而爸爸是微笑的：

「孩子們，我們可永久舒適了！」

漫天的烽火延及了故鄉，爸爸不肯離開兩間屋子，被孩子們硬抱着，才肯走。

幾個月的流浪，眼前只有痛苦，心頭層加創傷。

魔鬼的獸行，不敢公諸爸爸呀！孩子們都不忍想像爸爸要是得知後的情狀。

「託天之佑，兩間屋幸還安好。」爸爸捋鬚笑着，內心的喜悅，盡表露面上。

「不過，我想那幾張紅漆檯，那張八仙桌，會靠不住吧？還有那大櫥，那床，那……園裏那兩榜菜也可以吃了。……」

喜悅之餘，又想起了他的心血。

「一樣也沒有拿出來！衣服也沒會多帶幾件；聽說那些人還在到處放火，而且「短毛」也多得很，一旦……」那隻捋着拖胸長鬚的手呆住了。

「再不要過慮這些了，我們的屋子，一定不會羅劫的。只要屋子保全，傢具等物失掉些，總可想法置辦的。全保昨夜又回去過，他走過我們門口時，看見我們屋子還是好好的，雖然沒有走進去看。」忠實的孩子，已幾次不忠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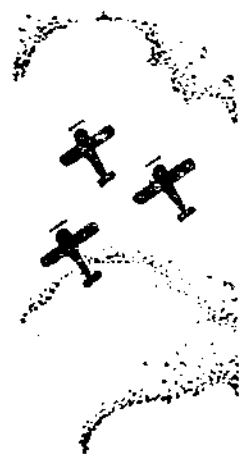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吃中飯時，忽然找不到爸爸，東找西找全不在。

一定誰走漏了消息！媽媽，孩子們，去下了碗就追。

爸爸早已看見斷磚破瓦，焦木枯灰，一陣陣煙火氣直鑽鼻子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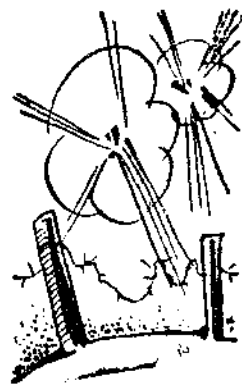
「哈！哈！哈！……」爸爸又發狂般打着哈哈，張開了兩臂，步武踉蹌，頭髮根根直豎：

「還我屋來！還我屋來！」



哀王壯飛

高 翔



王壯飛死了，死了快近百日。相識的人都知道他和平常人一樣病死。其實以一個家累繁重傲骨峻嶒的窮漢，賦閒期年，潦倒孤島，飽嘗世態炎涼的滋味，備受生活壓迫的苦痛，那得不病！那得不死！以一個多血質而自命有所作為的男子，目擊故鄉淪陷，暴敵鳴張，踴躍涼涼，託庇在租界之上，天天聽到不願聽的消息，看到不願看的怪態，又那得不病！那得不死！

「蓋棺論定」，他並不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腦筋裏有他這個人印象的，至多不過滬南的居民，眼簾裏觸到他的名字尚不十分陌生的，至多也不過國內體育界的一般人，他的聲譽，似乎還够不上聞人名流或什麼威權者的資格。他對於教育、體育、軍事學，都沒有深切的研究與相當的著述，雖然做過上海公共體育場長二十多年，滬南區保衛團副十多年。

但他卻是一個苦幹主義的實行者。在體育場方面：指授鄉土遊戲，提倡踢毽子、跳繩，加惠一般兒童；推行國術，創作小足球運動，加惠一般平民。至於田徑球類的比賽，處處從普遍着想，不重少數的特殊人才，處處從運動道德着想，不重錦標主義。

他不輕易盲從新翻的花樣，更不趨附名人們的主張。只是自己信着自己，不厭不倦的苦幹，二十多年如一日。上海公共體育場的體育，也由他長期的努力，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平民階級家常便飯的風格。使不遭會時變，假以歲月，繼續工作，邁進不已，不愁這種風格，不影響及於全國。在保衛團方面：他雖屈居團副的地位，但平日的訓練，冬季和非常時期的防務，無不由他負責主持，團長垂拱而治而已。保衛團的訓練時間在清晨，日長時五點鐘，日短時六點鐘開操。他一大早矗立在操場上，視察啊，訓話啊，矮矮的個子，奔東奔西，忙個不了。在冬防時越顯他的精神，常常背着武裝帶，佩了短劍，半夜三更，冒冷風，犯嚴霜，到所屬各隊的防區去視察防務。一二八之役與八一三滬戰期內戎裝駐團，寢食不遑，他的勤勞與辛苦，更不必說了。雖然八一三的一回，終於爲了戰局的轉移，在十一月十一日夜間，與軍警同時離開滬南，不會能够實踐當時所盛行的「洒最後一滴血」的口號，但他畢竟是十一月十一日夜間纔離開滬南。

他是一個極富情感的人，圓圓的臉上常掛着和藹可親的微笑

。你和他初次會面，開談片刻，便會真情流露，使你得到一見如故的欣悅。他和你即使是泛泛之交，但你有所請託，無不為你盡心設法，你聽他由衷而發熱情豐沛的語句，已够你銘感五中。他對於孤苦無依的兒童，尤其憐憫矜恤，據事實的告訴，他費金錢，費心血，撫養教育以至於成立的孤苦兒童，已有好幾個。但他的優點，也正是他的弱點，常常因介紹職業或擔保款項，而受到許多麻煩，許多損失。他所提攜或引用的人，上至同事，下至工役，即使一再失職誤事，也不輕易用斷然的手段，停職或絕交。有極少數不自愛惜的人，識透他的個性，利用他的弱點，假公濟私，爲非作歹，待他覺察了，動怒了，至多來一個悔恨誓改的表示，就可了事。過了幾時，不妨再玩這一套。他的貽人口實，受人閒氣，無非爲此。

中國今日，不患沒有閒人名流和什麼家什麼威權者之類，祇患缺乏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因爲，民族的復興，自由平等的獲得，全靠國內多量的無名英雄的苦幹。王壯飛也是其中的一員，而竟在這全面抗戰期內撒下他的肩擔而死了。唉！

他對待地方，對待事業，對待親戚朋友，這樣地忠勤誠摯，熱心大量，而他所得的報酬，只是冷淡。在他殞歿時，領帖時，連平素表示欽佩感激，自詡神交心契的人，也很有置若罔聞而不屈駕弔唁的。唉！

二七，一二，一九。

繞湖半周記

昭

珞珈山生活回憶之一

前年，我和明兄正同在珞珈山武漢大學讀書。一個夏天的下午，正逢假日，天氣是那麼好，太陽照遍了大地，蒼盛的樹木，是一片蒼翠，山上的路，在日光下，顯得分外的紅；萬象都呈着精力蓬勃，蘊蓄無窮的樣子。我們閒着沒有事做，又都是好動不好靜的青年，吃了午飯，就商量到東湖坐船去消磨這一天。

下了山，在湖邊雇了一乘遊艇，吩咐舟子向海光農圃搖去。兩人上了船，舟子啓了碇，不一會我們已在湖心。

碧清的湖水，平靜得不見一些波紋；船毫不費力地滑過去，在遼闊的湖面上上一下，一浮一沈。我們呼吸着湖上的清氣，用手掬着湖水，正在談笑之間，船已離岸甚近，船邊圍了許多水藻。綠色的水草，在岸邊長得高而豐盛，船就在水草中靠了岸。我們跨下船，在兩傍遍樹綠柳的岸上站住，這就是海光農圃——是湖北省政府在東湖辦的畜植園，並且有上海銀行造的別墅在。

在這兒我們離去山上的校舍已遠極了，可是明兄卻建議打發船回去，回頭的時候自己走回去。雖然走起來有全湖一匝的三分之一光景，而且天氣如此炎熱，我卻也喜歡如此做，以爲比坐船

有趣，但沒有顧慮到兩條腿是否走得動。付了船錢，船自去了，留下我倆在柳蔭綠叢中，碧波宕漾的湖邊。

順着曲折的小路，我們慢慢地向裏面走。農圃中的作業逐漸呈現在眼前。許多奇怪的植物我們說不出名字，祇覺顏色繽紛，目接不暇，並且種得井井有條，楚楚有致。前面有一所辦事人員的屋子，頗富於鄉村風味，四圍種着樹，平草如茵，屋前樹蔭下埋了兩隻小缸，養了幾十尾大金魚，屋內陳設樸素而清潔；不禁引起我們艷羨的情緒。一路走去，走過一條橫在湖中的長堤；堤下有兩隻漁船，載滿了黑色的鵝鳥，漁人一聲呼哨，黑色的鳥一齊飛躍下水，不一會都啣了魚飛上船來。我們片刻走過了堤，那邊已是海光農圃的盡頭，寫着「海光農圃」四個大字的石坊矗立在湖邊。除了三面湖水，一無可看。我們復沿着堤走了回來，到了原泊船處，不見原船——已經搖回去了，我們只好沿着湖邊，走向歸路。

一路走去，所見無非茅屋籬舍，一切鄉村景象，農人們正在車水下田，水牛在太陽底下洗澡。崎嶇不平的石子路，使我們穿着膠鞋的腳走得發痛，背上汗濕了襯衫。我們索興脫下襯衫，和農人們一樣，赤膊着走路，有時也坐在路傍休息。可是走了許久，看看高踞在山上的宿舍還是那麼遠近，我們腳已走得發酸，有點懊悔不該舍舟徒行的了。走到郵政飛機的水上停泊處，實在走得乏了，只好在辦事處的屋前坐下息了許久。有一隻飛機正好在

此下水，噙然巨響，自遠漸近，破水而來，給我們添了許多精神。我們重復振起，鼓勇疾進，揮舞着挽着的雙臂，高唱着流行的歌曲。有時路沒有了，只好在榛莽中披荆前進；有時前面伸着一條狹堤，兩面是水，又只好一步步戰戰兢兢的走過去。看看日光漸斜，人影漸漸地長了，我們已疲乏不堪，手搭着背互相支持着，奮着餘勇，走到了宿舍的山後，還得走上山路，呼吸急促不堪，皮膚被汗浸得發痛，兩腿幾乎要和身子一同攢倒在地下，好不容易到達了宿舍的高頂。朝山下縱目一望，很遠很遠的碧綠的湖邊，有幾所紅色的房屋，就是我們從那邊走回來的海光農圃；我們不禁吃了一驚，原來我們經歷的路已環全湖的一半了。跑進寢室，在牀上一躺，身體幾乎癱了。

此次徒行湖半的豪舉，回想起來，每多深趣，亦是生活史上彌足珍貴的一頁。自從武漢失陷，湖光山色，已為敵人野蠻而可憎惡的氣氛所彌漫；想起當日遨遊之樂，不禁令人悲愴於懷。明兒現在已在前方為國服務，久未有消息來；而昭因病返中，困在孤島，不能替國家效勞，鬱抑慚悚之餘，並深切思念我敬愛之明兒，因寫此並以紀念我友。

中學生文藝選粹

出版在即

從速預約

編者的話

在這個時代，我們當然沒有什麼可以快樂的事情。我們的作品，多一些苦難的描寫，乃是事實上所不能避免的。不過我們卻並不想發抒我們的悲感，而引起別人的悲感，我們要使人知道，苦難的來源是什麼。因此，我們實在想發抒我們的憤慨，而引起別人的憤慨。我們描寫苦難的真意在此，請讀者鑒察。

大赤先生的文字，總是叫我們看了心裏又痛又癢，啼笑皆非。然而牠卻使我們另有一種感覺，就是心裏爽快非常，假使有酒在手邊的話，真要浮一大白。財產與生命便又是繼阿九哥副傳之後的又一傑作。

吳丁誦先生的詩，也是本期的特別收穫。他是一個多才的文人，於舊文學以外，更精通新文學，以後當爲本刊源源寫稿。因此，他在本刊，將不是偶然出現的彗星，而是長放光芒的恆星。近來自動投稿到本刊來的人很多，這真叫我高興。可見愛護本刊的，大有人在，又省了我許多拉稿的麻煩。我在此謝謝這幾位投稿的先生，並請以後源源賜稿爲幸。

我辦這個刊物，在物質上非但沒有報酬，並且還有虧累。所以這樣儉幹的原故，無非爲了一點愛好文藝的興趣。假使有同志來加入，我當然萬分的歡迎。

國內唯一之旅行刊物

旅行雜誌

民國十六年六月
創刊 第一冊
實售 國幣 三角

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專登關於旅行方面之著述，如各地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與夫沿途食宿舟車行程等等，文字與圖畫並重，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夙承各界讚譽，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幣三元外加郵資本埠二角四分外埠三角六分國外三元六角。

上海總發行所

中

國 旅行社

華南總發行所

中

國 旅行社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中學生園地 第十期

不堪回首	沈師光	病母	劉超岩
過去的一天	楊寶璣	某夜	袁家振
夜航	姚文	秋天帶來的惆悵	萬長劫
獨眼阿龍	馮成奮	緊急集合	毛琴書
陰天的山遊	汪義訓		

不堪回首

上海光華附中 高中三年級 沈師光

昨夜一個朋友送我一張麗都的賑濟難民的空中技術表演大會底入場券，我就同她一塊兒去。

在路途中，我心裏感到了彷徨。麗都，在去年「八一三」抗戰時是曾經做過三個月傷兵醫院的。那時我去的時候，穿的是童子軍的軍服，目的是在服務，接觸的是光榮的掛了彩的勇士。而今天的情形是多麼的異樣呵！我穿的是便服，目的是在看表演（雖然還是爲了難民），而所接觸的將要些些沒有靈魂的人。

踏進那五光十色的大門，穿過舞廳，將要上表演場去看時，我忽然覺得心似碎下來的痛着。我輕輕的對我的朋友說：「這舞池會流過勇士底血的呀！」但是如今

踏在這地板上的，是瘋狂了的青年，他們旋轉着，旋轉着，沒命地旋轉着。紅的酒代替了戰士的鮮血，醉人（？）的音樂代替了勇士底雄壯的歌聲；甜蜜的情語代替了替了軍醫，看護，童軍們底脚步。我淚湧上了眼眶，臉是發燒似的紅着，音樂隊的鼓聲，一下下打在我底心坎上。我替這些瘋狂了的青年慚愧，我不知他們可想到（也許他們根本不知道）在一年前這兒是躺着可敬愛的兵士的！爲國家爲民族掛了彩的兵士！他們難道真的沒良心，沒靈魂！他們難道真的忘了在不遠的內地和「孤島」的四郊還響着砲聲？戰爭還是繼續的打下去？他們難道真的願意做寄人籬下的亡命者？他們難道……

走過一個櫃檯，又是一陣的回憶來襲襲着我。這裏本是放藥品的地方，今天却

中學生園地選舉規約

- 一、本期將以前各期初選當選作品再舉行公開選舉一次，凡閱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
- 選舉票請用附在本刊內蓋有印章之明信片（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選舉票，限於二月十日截止，結果在十七期本刊內揭曉。
- 一、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當選，即得秋水軒主人獎學金五十元。

拿酒杯酒瓶來代替藥瓶了。呀！還有那邊不是從前的手術間嗎？有多少弟兄在這兒斷送了性命，有多少同志在這兒形成了終身的殘廢！而今天由那裏傳出來的，却是淫蕩的笑聲，那裏已變成賭場，變成表演者底化裝室了，……一切都使人如此的難堪呵！

什麼表演都看不進了，我被一種莫名的情緒所支配着，使我茫然地站在那裏不能動彈。又是一幕傷心戲：——對面走過一對年輕的男女，看清楚那男的正是我從前的同學。在學校中，他曾穿過最神氣的軍服，他教過我們底軍操，他曾經到過門口去考軍校，他是一個熱血的青年，有過很自負的意志。但是今天站在我的面前的他，是筆挺的西裝，公子哥兒的態度，從

前的「愛人」——槍——已換上了一個妖形的女子，吊在左臂上了。天！我那時真有些昏昏，孤島上的青年，不，一部份的青年，真的就墮落至此程度嗎！我不敢多想，同時我更不敢就在這兒一分鐘了，我需要立刻離開這魔窟，這不堪回首的地方。

「物是人非，」我懷着惆悵的心，踏上了歸途。

過去的一天

上海 東吳附中 楊寶璉

——一個戰士的筆記——

或許太陽正是在猛烈地向我照射呢！因為我是這樣地熱；熱，熱得睡不着覺。

我睜開了疲乏的眼睛，向四下望着。

啊！怎麼？這……這……你看啊！蔭涼潔淨的房間，雪白的陳設；會像是戰場上嗎？

我呆呆地望着，奇怪！我的眼睛也許有點兒異樣吧？我竟不大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

我揉了揉眼睛更仔細地看，然而，沒有兩樣！蔭涼潔淨的房間，雪白的陳設，眼前的景象一點也不會改變。

遠遠地炮聲依稀可以聽見，飛機，聽那聲音似乎正在屋頂上盤旋；但是，我，我為什麼會跑到這屋子裏面來了呢？

夢！這一定是一個夢！

我想起來，離開那雪白的床。可是，一陳劇痛阻止了我。呀！我底左腿呢？我……我……

一個白衣的女郎跑過來叫我不動，我不聽，我大聲地問：「告訴我！我怎麼了？我得起來上前線去啊！」

女郎用着驚異的眼光向我望着，我不響，她也不響；室中就沉默着。

劉進來了。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沒有一點血色，右手也繫着綑帶。

他伸出那健全的左手來握着我的左手，竭力鎮定——但我聽出他的聲音在發抖。——他說：

「傑！完了！報國的雄心，殺敵的壯志；於今都化做一場春夢。負傷，殘廢；唉！這就是我們的結局了！」

什麼？我負傷了？這句話彷彿是一個晴天裏的霹靂。

我記得！我分明記得的！那一天，——或許就是昨天，我也不大清楚；我始終疑惑這不過是一個夢。——連長接到了命令，叫我們這一連在今天——那一天的

今天了。——把失去的陣地奪回。敵人的機關鎗彈像雨點一樣地密，敵人的大炮像炸雷一樣地響。但，這威嚇不住我們。我們衝！冒着那鎗林彈雨衝鋒。

我永遠地不會忘記；我是第一個衝過

去的。我舉起手裏的大刀拚命地亂砍，我看見我的對手一個個的倒在地上，我的刀上，我的手上盡是敵人鮮紅的腥血；啊！我不知道我砍死了多少鬼子，我只覺得痛快，說不出的痛快。我是在替着國家，替着人民向敵人索取代價了。

啊！何等的痛快！何等的有趣！但我，我為什麼負了傷呢？我為什麼這樣快的負了傷呢？

我緊緊地咬着牙，我深深地記着那過去的一天。——可是現在呢？負傷，殘廢；唉！完了！什麼都完了！

我坐了起來。我痛哭！我喊！絕望地大聲地喊：「讓我到前線去啊！我要死在戰場裏，我不願死在床上啊！」

劉苦笑了一笑顫抖地說：「傑！靜一靜吧！你已是殘廢了啊！」

我不聽，我還有手呢！難道我就輕易地放過了我底敵人嗎？

劉底左手仍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我覺得，我知道，他的手在戰抖着；我偶然抬起頭來；呀！他那一對深邃的大眼內正閃動着兩粒晶瑩的淚珠。

啊……

完了！什麼都完了！我只有記住那過去的一天；永遠地！永遠地！……

夜航

永嘉 溫州中學 姚文

夜深了。
夜航船「伊呀」「伊呀」地順着甌江的流勢漾動着向前進，江水拍着船身，濕濕地在響。

我默默地在船頭上坐着，心境是平安的。

夜的天空，填滿了一片片灰黑色的濃雲，月兒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只見在雲縫中露出了幾顆星星。星星鬼鬼祟祟地眨眨眼，眼睛對着我縮笑，似乎已經覺察到我是個私逃的小孩子。我也用仇視的眼光盯住她們。當那灰黑色的如抹布樣的行雲，把那幾顆星星抹掉的時候，我是如何地痛快啊！然而這邊的抹掉了不少，那邊的雲隙間又鑽出來了幾顆，一樣地眨着眼地嘲笑我。那驕傲的臉孔，我實在怕看，我只好低下頭來。

江的兩岸，如古戰場一樣的冷靜。遠山被黑暗鎮壓着，模模糊糊地一聲也不敢響；遠村倒不時會傳來幾聲狺狺的犬吠。夜風虎虎的嘯叫着，江岸上的草木都冷得發抖，正「噉」噉「噉」地在叫苦。水中橫着兩岸景物的黯影，搖曳不定，如同怪物，似乎有意想吞沒了這在黑暗中航行的小船兒。夜，是多麼恐怖啊！我離開了慈愛的媽媽，懷着一串「希望」，想追求「光明」，然而「光明」在那裏呢？前面隱約着的一星星漁火，和江岸上蘆葦裏閃爍着的

點點流螢，是逗引我的去路的罷？……我又低下頭來沉思了。我想着自己的茫茫前途。我又想起故鄉的山水以及家園，我更想起了媽媽那些囉嗦話：——

……外邊正刮着狂風暴雨呢！黑暗裏到處都伏着陷阱毒蛇啊！……你的身體是輕不起風吹雨打的！你的學識、經驗也還不夠克服毒蛇，跳過陷阱啊！……唉！好孩子，外邊還有無情的炮火，炸彈呢！

我怎麼會怕狂風暴雨，我的身體不是很結實嗎？我的臂膀能夠舉起來福鎗了，正想去受那炮火、炸彈的洗禮呢！為人羣、為自己，我更應該挺起胸來和黑暗搏鬥啊！雖然媽媽的話句句是真，而我的心和血並沒有冷，我終於悄悄地離開了她！

忽然江面上一亮，四下裏褪去了深黑色，原來半鈞眉月正從雲層裏衝出來。她吐出銀白色的光輝，瀉在粼粼的水波上；那粼粼的水波呀，正像媽媽的笑臉呢！我興奮得跳了起來，抬頭看看天上靜靜的月兒，又低頭看看水裏活動着的月兒，心裏泛起了愉快的微笑。

不過當我看見那貼在船篷上的自己的孤影時，我又默默地淌下眼淚來了！舵公還是「伊呀」「伊呀」地搖着船前進，兩岸的模糊景物，慢慢地往後移退着。

獨眼阿龍

上海省立上中 馮成奮
高中一年級

獨眼阿龍這個名字，要是我前年不回家鄉一趟的話，恐怕在腦海中永遠不能留着打旋的印象。

一個清明節前三日的黃昏，一條划子在暮色深沉中駛到家門的渡口，船梢剛掉頭，一陣連說帶笑的聲音，向船裏傳來：「哈哈！老爺少爺從上海發了財來，做做清明，多麼好福氣啊！嘻嘻！……」

我轉頭一望，一個瘦長的身子，黝黑的臉，點點口沫從他的滿着黃膩色的齒縫中拋射出來。

父親走上岸，他急急跑來扶一把，父親隨即說：「阿龍！過幾天再說罷！」我早知道這是故鄉的舊習慣，尤其是恰當其時的阿龍。

清明那天的晚上，在庭園中嬉母講起阿龍三五年來的歷史：

「阿龍這傢伙，官廳裏也不要辦他，養他吃白飯，做什麼？就是他吃雅片，也是公開的祕密。今年起，東山的松樹，都被他斫光了。接着後園裏半畝田地的蔬菜，也化爲烏有了。年紀將到五十，還是這般地步，真沒有辦法啊！好在他有千百斤的力氣，扛抬重物，倒很可使得。」嬉母說着歎了一口氣。

「啊！他有這麼大的力氣呢！」我心

中村最着。

時過境遷，就是短短的二年，故鄉的環境已換了一副面目。不久以前，一位親戚轉轉的逃難來滬。對人講着故鄉的情形，內中包括着一段阿龍的事蹟。

「就是在×月×日，我鄉已遭受到敵人的洗劫。但是他們的兵力不敷分配，心餘力絀，統治乏術，於是昔時一般無賴，乘機崛起，搶掠敲詐，各施其技，山明水秀的故鄉，頓時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照例，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對於素具高才的獨眼阿龍。但是去年初夏，阿龍聽了鄉間紳士某公的一番忠誠懇切的勸告，已經改過自新，開始在警察廳服務了。事到今日，他受了上司的命令，榮任了××隊大隊長，準備為政府的後盾；故鄉的堡壘，防止匪徒，殲滅敵人，為他唯一的職責。

「是一個清麗的夏之晨，太陽剛從地平線上放出它第一條光芒，阿龍同着十幾個弟兄，伏在幾棵柳樹的旁邊——不，他現在決不做柳樹的勾當了——霎時間他用着沉重的口氣說：「同志！那邊穿着黃綠色制服的，可不是我們的目標嗎？」

「正是！隊長！」他的副手答着。
「那麼，同志們！準備着。」他放大了嗓子，聲音直沖入雲霄。

「突然，拍！拍！……聲響貫徹了整

個宇宙，放出光榮的民族解放的血花。雖然敵人準備抵抗，但是已死傷了幾十個，不幸我們忠勇雙全的阿龍，也在這一戰陣亡。從此我鄉失了一座血肉做的長城。」

「啞」的一聲，古寺的鐘響起來了。破衲衣，是前殿一個「貧」僧；拭一拭婆的眼，幽靈似地拉起在風塵裏老了的繩子。音波在空氣裏顫動，心絃也跟着顫動了。猛抬頭，烏鴉掠過西天的灰雲。真的，也該是黃昏時候了。

陰天的山遊

上海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電訊科 汪義訓

就揀今天這個陰霾天，我要上山。

上山的路像螺殼，一圈又一圈，直鑽入了雲端裏。路邊的小草向我點頭，枝條兒在招手呢！我飄飄然。

一根綫帶在腳下靜靜地波動着，是清清的溪水，晶瑩見底。石子獻殷勤，留溪水住一住再流，它打個迴旋，管自悄沒聲息地走了。一片樹葉落在我面上，涼颯颯，涼的不是我的心，是天。「嘿嘿……」聽浣婦的笑語聲，是笑我？隨她去。我也笑了，「哈哈……」我樂的是我自己的好天地。

向下望是滿眼綠，一棵棵傾斜的樹，一排排倒垂的草。一伸手白雲在掌握中了。要是能一足踏上對面的山尖，這該多麼好。如飛的來去，依白雲為家，遨遊天下。

乏了，且到古寺裏歇歇吧。剝蝕的粉

繭，蜘蛛在樑角間織網，這樣衰頹！衰頹正是名勝的古。讓莫愁湖，秦淮河，桃花，鶻等可愛的名字，長留在人們的腦裏，幻一幅美麗的畫罷。

「啞」的一聲，古寺的鐘響起來了。破衲衣，是前殿一個「貧」僧；拭一拭婆的眼，幽靈似地拉起在風塵裏老了的繩子。音波在空氣裏顫動，心絃也跟着顫動了。猛抬頭，烏鴉掠過西天的灰雲。真的，也該是黃昏時候了。

小橋頭看夜幕徐張，山水如畫。若有玉人在此吹一曲哀怨的簫，則水將不流，鳥也不歌，小草不搖擺，枝條也不拂動。無聲的悲泣，連天也給昏黑了。

黑的山，黑的水，黑的地，黑的路；我在黑與黑之間摸索着。家離此怕有八里路遠吧？不，只五里了。一個影子，遠遠的，漸漸近了。她，圓眼裏閃着光，朱唇角掛着微笑。「哦！正是你。我來你家看你，你沒在家，我直等到天晚，望得我心慌；我尋你來了。帶來一盞燈。與黑暗以光明。」「謝謝你，累得你不安。把它點上吧！夜路真不好走，太黑了。」我提着燈，挽着她的手。紙燈籠的光，像圓桌面，在我們腳下走。夜愈來愈黑了。

夜太靜了。四面都是高高低低的墳墓，我們走入了墓園中，這些都是古人與今人在另一世界的安樂居。看，它們從裏面

走出來了：穿的是五色綵衣；手和腳動了，它們在舞。呀！它們也放歌呢！一陣風，這聲調太尖銳。鬼嘯？我不由得寒顫了。「別怕，我在這裏呢。」一張臉在我耳邊低低的說，烘烘的，一團火，熱的沸騰。我怎麼忘了身畔的人兒了。今夜沒有星，也沒有月；且更僵依得緊些。

原野上一點星火，大了，彷彿有煙裊裊地升起；誰在化紙錢呢？嗚嗚的；是寡婦哭她死去的丈夫？娘親哭她死去的兒女？喂！墳墓中的安房者，你今夜睡得安靜吧？我猜你定作個悽慘的夢。

天有雨意。細雨，綿綿然，也別有一種樂趣；一忽兒它下大了。橫豎家就在眼前。

她家在我家間壁十步路；我把燈給她，她說：『我不要，你拿着照吧。你怕黑，這光會把黑趕跑了的。』一撒手，她到自己的家去了。剩下的只我與光，四圍一片靜的黑。讓燈光趕跑黑，永明，阿們！房內的油盞燈死氣沉沉地，火花如豆；太悲冷。依依的熱呢？

竹影橫窗，雨聲淅瀝。睡不着。這夜我便眠在竹聲雨音裏。

病母

上海光華附中
高中二年級 劉超岩

黃昏，天上正綴着幾片紅霞。
農夫們都已從田野裏回來了。

老景背着鋤在田隴上急急地走着，有什麼要事似的。實在，他帶回了一個壞消息。這消息，要是村子裏的人們聽見了後，一定會引起異樣的恐慌。

老景仍舊在走着；從左旁的叢林中來了一個年青的，果敢的農夫——阿福。

『老景，你的稻長得怎樣？』

『他媽的；長得好有什麼用？鬼子一來就得變了主人啦。』

『什麼？鬼子又要來了嗎？』

『可不是。據說已經打到了玲村。七十多里的距離了，我們快走……』

『鬼子一上村來，老子就打他個落花流水。』

『那是來不得的！你有多大力氣敢和鬼子的炸彈比較呢？』

『管他媽的，橫豎拚了一條命！我要投——』

『投什麼？』

『投軍。』

『投軍，我們不要談這個罷。——這幾天來，你媽病得怎樣？可好了點？』

『還好。她喜歡吃芋子，所以我給她帶了些回去。』

『好，快回去罷，你媽正焦急地等着吃呢。』

於是他們分別了。

x x x

三天後的一個深夜。

機槍的響聲由遠處傳來。又在衝鋒了罷？

轟隆——炸彈爆裂的怪響。

『走，走！鬼子打來了！走呀！』
全村的人們都驚動了。叫喊和搬運的聲音雜在一起。

『只隔開二十里了。快！快！』

『沒用的東西不要了罷。逃命要緊！』
嘈雜的聲音愈鬧愈大了。

阿福默着母親從人叢中軋了出來。他急急地向沒有人的地方跑去，跑去。但他給一座土邱摔倒了；病着的母親昏迷了，躺在草地上呻吟着。

她嘴唇邊滿沾着吐出來的鮮紅的血。

『媽，怎麼啦？你——』

阿福驚懼地喊着。但槍聲漸漸近了，近了，差不多到了他的身邊。

『孩子，媽快要死了！媽太累你了！你去罷，頭也不回地去罷，只要知道媽這死的慘酷！孩子，你去罷！唉！』老婆子輕微的聲音。

『好，』阿福堅決地說着，一面抱起他母親的沉重的身體向叢林那邊走來，最後到了一個極冷靜的松蔭下，他把她放下，撫着她枯乾的雙手，含淚說道：

『媽！你在這兒安靜地睡着罷！我要走了！媽……媽，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

在黑夜的路上，他覺得輕鬆極了。他沒有牽掛，也沒有猶豫的心理。他只有一股熱血——這些血他預備灑在兇狠的鬼子身上。

他走着，輕鬆地走着。月亮在引導着他。

但一幅幻像的圖畫湧現在他的腦海裏：鬼子的飛機下，許多犧牲了的血肉模糊的屍體，衝鋒時前方勇士的悲壯的呼聲；喬松樹下母親低微的喘息……

『可惡的——』他咬緊牙關說。但一陣憤怒驅回了他的話語，他不能再說下去了。他想，他一定要投軍去；一面盡一點國民的責任，一面報復母親被逼的仇；至於她的生死，已置之度外了。

於是，他向大軍的陣地那邊奔去，奔去。

× × ×

第二天早晨。

沉重的空氣裏不時有槍聲在響着。

一個老婆子僵臥在樹下，沒有半點氣息。她的確是死了。她情願死，惟有死才能使她兒子沒牽掛地去殺敵——兇狠，殘暴而沒有人性的鬼子。

她，開明的母親，還不肯跑進她兒子的夢而耗費他寶貴的殺敵的時間呢。

某夜

上海浦東中學
初中三年級 袁家振

天色漸漸黑暗了。西邊的幾朵彩雲早已變成了淡墨色，幾線晚紅也先後已都消褪了。

在進城的大道上，這時候祇有守軍的皮鞋聲或是遠處山林間的貓頭鷹的叫聲。偶而有一二隻野兔子奔過，那城門的守軍便狐疑地吹起哨來，接着「拍！拍！」二槍，之後便又沉靜了，祇有晚風吹着樹葉的響聲。

突然那山林間起了些響聲，一個穿便衣的中年人在一棵樹背後顯現了出來。他手中拿着一枝短短的馬槍，身上圍着一排子彈。他的眼睛有神而發光，在黑暗的大道上，他看見對面城門口有着十幾個××守軍。於是輕輕的拍了一下手掌，隨即消失在一棵樹的背後了。

城門口的守軍突然聽見山林間起了響聲，那有兩撇鬍子的隊長便望了望同伴，心裏不覺這樣想：「難道土匪又要來了？」同時他不禁戰抖了一下。

有一個守軍忽然向空中開了一槍，恨恨的說：「土匪又要來了嗎，隊長？」

「不知道。」隊長望着遠處山林說。那山林間是黑暗得連樹木與小丘都看不清楚。除了貓頭鷹的叫聲或是餓犬吼聲之外，就祇有晚風吹着樹葉的響聲。

圓圓的月亮已從東方滾了出來，她透過幾朵白雲漸漸向西邊滾去，一面洒下她那皎潔的月光，撫摸着這大道。

「拍」一個很輕的手掌聲，又在山林間響了出來。那穿便衣的中年人突然從樹背後跳了出來，他揮了揮手之後，便大聲地叫着：「弟兄們，上前殺呀！」

突然山林間蜂也似的湧出三十幾個穿便衣的中年人，都是拿着一枝短短的馬槍，身上圍着一排子彈。

當他們從山林間跳了出來，便向城門口衝上去。晚風吹着他們的衣服，月光撫摸着他們的頭髮。沉靜的大道上，突然起了無數的飛沙。

城門口的守軍一看見大道上衝來了許多人，便開槍射擊。有着兩撇鬍子的隊長暴躁的叫着：「該死，土匪又來了。××，快打電話到總部去。」

子彈在空氣中，「旋」的在吼着。首先祇有守軍的子彈向大道上射去，但隨後大道上突然飛來了九顆子彈。於是「拍，拍，」的聲響，在這大道上亂響了起來。

一個穿便衣的中年人在大道上倒下了下來，另一個又倒了下來，然而他們却越戰越有精神了。在槍彈橫飛之中，已經有三個人快衝到城門口了。

有着兩撇鬍子的隊長不覺心慌了，他看見同伴一個一個倒了下來，自己也不覺

戰抖了起來，正當他想再發命令的時候，一顆子彈突然從他的前胸飛了進去，他慘叫了一聲之後，便倒在城門口。

槍聲漸漸疏落了，從大道上衝來的×隊已衝到城門口了。那些守軍都已倒在地上死了。

「我們勝利了。」一個中年人舉起他那正在流血的手說。

「來，我們升起我們的國旗。」另一個人說。

「好，好。」忘了身上的槍傷的隊長叫了起來。

晚風吹着他們的衣服，月光撫摸着他們的頭髮。在城樓上那隊長慢慢地升着國旗。

一陣微風輕拂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站立在城門口的勝利者的面上，不覺浮現着得意的微笑。

遠處山林間有一二隻餓犬在吼着，並且間雜着貓頭鷹的叫聲。

秋天帶來的惆悵

上海中國中學
高中三年級 萬長劫

秋風再度吹了。當牠開始吹到我身上時，我所感到的僅僅是牠的慘厲，牠的蕭瑟，牠摧殘萬物生機的能力勝過了一切。等到牠對我侵襲得久了，我始從牠凜烈的表面體會一些深刻的意思出來，牠對人們

的教訓是振作，是奮發，是不因襲一切而創造自己偉大的新生命。牠絕不像春風那般纏綿，使人麻醉和萎靡。

但秋風終於無情地穿透了我的單衣，砒刺到我的肌骨。於是在一個「羸骨鬥寒颼」的晚上，我不得不加上了寒衣。「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雖然我現在身上的衣不是慈母親手做的，可是每體味這兩句唐詩時，無名的感觸給予僕僕征途的遊子，帶來更多的惆悵，同時童年的回憶便又一件件地如潮水般的湧上心頭。

兒時的中秋重陽佳節，照例總是在愉快中過去。尤其是中秋——因為重陽節沒有什麼大熱鬧——。我每年大約從七月十五中元節後就一天兩天的數起，盼望中秋的到來。等到中秋來了，唯一的要事便是吃，吃，因為我底體弱多病，母親從不寬容放縱我吃的。更爲了中秋前的三日已經差不多吃個十成飽，母親對我所吃的月餅數量更加刻削得厲害。那時，我唯一討教兵的所在便是奶媽；哭，叫，當每次奶媽被我鬧到沒有辦法時，只得塞一兩個月餅在我嘴裏。雖暫時停止了喧鬧，等到節後却又拖下病來，母親探到了根由，又埋怨奶媽不應把我吃成這樣。偉大的母愛，我將如何地報答您。

秋天來了，母親關心我的學業，更因為我在學校裏的算術成績太壞，每天下午總是逼我到姨母家裏去補習算術。然而，天呀，我何曾好好地補習一天過。那時我已養成歡喜看書——尤其是小說——的習慣，每次我跟母親到親戚家裏，母親是很高興地談天去了，我往往孤行仃地一個人躲在房裏抓住了一本「薛仁貴征東」或是當時正出版着的「少年雜誌」看上三四個鐘頭，等到母親要回去了，經幾度的催促，我才戀戀不捨地丟下書本隨母親回家。因為這，使我在吵鬧不休的孩子中獲得大人們最高的稱許。我既然負着「文靜」的令譽，看書的興趣是更加熱烈化了。每天下午到了姨母家裏，表哥是忙着捉蟋蟀，我素來不喜歡參加這種勾當，而我看小說的機會又來了。老是一個人一聲不響的坐在牆角，浸淫在幾本殘破的「三門街」裏。在那時，「李廣」「楚雲」這些名稱在我看來是比「幾正布，幾里路」有味得多了。這些小說的典型英雄人物，便是我純潔的心靈的崇拜的對象。而且，每逢看到出神時，富于幻想的我，恨不得自己能搖身一變，變成坐在中軍帳的大元帥，或是「刀鎗並舉，兩馬相交」的先鋒將軍。

流水似的童年光陰，已逝而不回。那時的嗜好，趣味，現在看來都膚淺不足道。

，再引不起一毫的興趣了。但人們總歡喜依戀着過去的，四時的循環又是亙古不變。一到這樣一個「惹人離愁」的秋天，每當金黃色的夕陽留着牠底餘輝時的黃昏的一霎那，懷戀和追憶的情緒，塞滿了我整個的心窩，我不禁惘然了。

緊急集合

浙江省立衢州中學
初中三年級 毛琴書

一·號聲驚起了我

「噠噠噠……噠噠……」一陣雄壯的號聲，振入我的耳鼓，在初醒，在半夜，覺得格外驚人。經驗告訴我，緊急集合了。

宿舍裏的空氣，一時緊張了。

「快……快……快」丁師催促着。

大家同時爬起。脚步声，說話聲，呼聲……攪成一片。四丈見方的宿舍裏，擠呀擠的，水洩不通。

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襪子……可恨鞋子找不到，急煞了。最後發現在箱邊，我埋怨自己，在緊急時不能鎮靜。跑出宿舍的門，一陣冷風。四面巷裏，一個，兩個……黑影溜過去。我鼓着勇氣，一直跑到了操場。

二·操場上的一幕

一個玉盤高懸在當空，宇宙間的一切，砌成瓊樓玉宇。星兒閃閃眨眼，發出寒

涼的光芒。正北方的一顆，在山頂上，射出紅色的光。

靜靜的原野，只有峭利的冷風向面上刮；索索的落葉，細細吐語。偶然遠村裏傳來一兩聲犬吠。

「報告！」尖銳壯厲的一聲，從中隊長的口裏發出，劃破了這大地的岑寂。

校長在台上出現了，莊嚴地，微笑了。他對我們訓話。他沒有說別的，他只闡明了緊急集合的真義。他告訴我們：他要訓練我們每一個都變成堅強的鐵的戰鬥員。在成長中的新中國，是急切的需要我們……末了，他說現在要舉行一次夜行軍。夜行軍，多快意，多有意義！……

三·神祕的夜行軍

出發了，女生在前，初中居中，高中最後。目的地起初不說出，什麼意思呢？激勵我們吧？養成我們忍耐吧……似一種神祕的，誰也不能猜得着。

一輪皓潔的月亮，在這無邊無際的太空孤傲地冷冷地凝視着這一羣英雄：山哪，樹哪，自然的一切在這幽美的月色下靜靜地站着，現出異常朦朧神奇的景色。啊！這偉大無邊的自然的美，這含有詩意的夢似的夜景，偉大啊！美麗啊！錦繡的江山，華夏的土地，我們不能讓他人染指其間。

長長的行列，在秋夜的田間小道蠕動

着。冷風一陣陣地狡猾地來測驗這一羣英雄，會不會喊一聲「冷」或「疲乏」；然而冷風錯誤了，我們絕不覺得冷，更不感到疲乏，因為我們內心的熱血是在騰沸了。風的威勢，能夠融化我們的堅強的意志嗎？

無聲無息的前進，前進，到了，哈！原來就是我們學校的另一部分——靜岩！

四·在靜岩操場

「噠噠噠……噠……」明亮宏壯的號聲從上靜岩發出。

「噠噠噠……噠……噠……」下靜岩也響應了。

靜岩的同學，他們都在集合了。

西面遠遠的田邊牆下，黑影一個，一個……漸漸地成串了。

輕輕的脚步，漸重漸近。

東西的樹影下，黑影也一個個的出現了。

五分鐘之後，他們的隊伍，都已整理好了。

一陣擾動，復歸靜寂，經過教官的報告，校長的獎勵，解散令下，這一羣千人的密集隊形，頃刻間化成無數的小隊，各回宿舍，大家內心熱辣辣的，好像滿載着勝利凱旋了！

中學生園地第八期選
舉揭曉

秋天帶來的惆悵
燈下
反攻
以下從略
三六票
三四票
三二票

中學生園地第九期選
舉揭曉

緊急集合
祭
開北憑吊記
以下從略
三九票
三五票
三四票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6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 1939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六期」

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零售	每册	五一角
	半年	三册	六一角元
	全年	二册	三元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費 郵			
國內	香港 澳門	南洋 歐美	
免收	八分	四分	
免收	九分	二分	
免收	六分	四角	

第六次詩謎底揭曉

- (一) 留
- (二) 御
- (三) 逆
- (四) 霧
- (五) 墻

贈獎辦法

- 一、期限 自二月一日起至十五日正
- 二、代寄郵費 每五條者五分。二三條者二分半。一條者一分。
- 三、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猜射時明信片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

本社發行

中學生文藝選粹

徵求預約登記

本刊增闢「中學生園地」以來，讀者投稿，非常踴躍，佳作如林，美不勝收，現在第一屆競選，即將結束，但已選未刊之佳作，案積如山，擬擬發行「中學生文藝選粹」單行本一冊，將已刊未刊之佳作，重行整理，完全吸收，每一作者，刊印小影一幀，全書一厚冊，現將開始排印，特訂預約登記辦法如左：

- 一、精裝本 布面燙金，實價九角。
- 一、普及本 洋裝硬面，實價七角。
- 一、登記期限 凡在國曆二月十五日以前登記者，優待六折。
- 一、付款辦法 (1) 本埠讀者登記時不必付款，出版後照登記地址，專差送上，銀貨兩訖。

(2) 外地讀者請在登記時付清，並附寄費一角。

(以直向本社登記者為限)

詩謎徵射 (第七次) (漢) 偵課者 卧 士

- (一) 南都北道○輪躑 瘁滯轉董惜
- (二) 吟情欲共杞憂○ 濃消生并深
- (三) 計日渾忘馬齒○ 加多長增添
- (四) 翦取吳淞一○水 江渠灣川泓
- (五) 漏盡鐘鳴夜未○ 殘央明休深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五條全中者贈紅茶文稿紙十打
 - 乙、中四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七打
 - 丙、中三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五打
 - 丁、中二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三打
 - 戊、中一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一打
4. 以上贈獎辦法，不拘名額。徵射結果，在第十八期上揭曉。
5. 本社備有對證古本，如有懷疑，儘可查對。
6. 猜射期限，本埠二月十五日截止，外埠二月廿日截止，務請讀者注意。